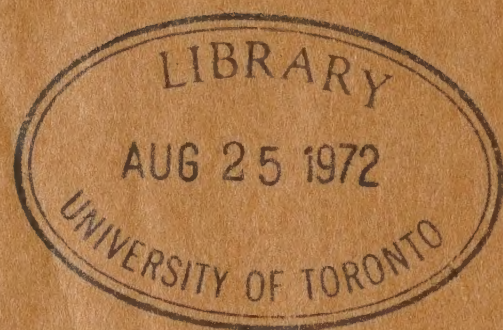


河內縣志

二十二
二十三



DS
793
H52C786
1825
17

文詞志上

河內縣志卷第二十二

文詞志非志乘法也非法何以立曰經籍志所載皆邑人著述及卷帙之繁者夫昔人一吟一咏風澤斯存遺篇襍製典章所繫皆有不可廢者不可廢則幾爲志乘法矣然則何以不曰藝文志曰史法藝文與經籍同科止錄書名與其篇耳不得載其文詞也河內之文詞止此乎曰有關於地志者則分載之如營建志之載修城記寺觀志之載諸詩是也文詞之不佳者不載雖佳而無涉於文獻者不載若是則所載者可以不朽矣作文詞志

詩

在懷縣作二首

晉潘岳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
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颼自遠集輕
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
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
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資
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我來冰
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甸游
日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
植信美非吾土祇擾懷歸志眷然顧羣洛山川邈離異願言
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送懷州吳別駕

唐岑參

灞上柳枝黃
壚頭酒正香
春流飲去馬
暮雨溼行裝
驛路通函谷
州城接太行
覃懷人總喜
別駕得王祥

贈別穆元休

李頎

貳職久辭滿
藏名三十年
丹墀策頻獻
白首官不遷
明主日徵士
吏曹何忽賢
空懷濟世業
欲棹滄浪船
舉酒洛門外
送君春海邊
彼鄉有令弟
小邑試烹鮮
轉浦雲壑媚
涉江花島連
綠芳暗楚水
白鳥飛吳煙
贈驥亦奚貴
貴流亂期早
旋金闥會通籍
生事豈徒然

自懷州却赴洛塗中作

歐陽詹

惆悵策疲馬
逢被風吹昨
東今又西
冉冉長路岐
歲晚桂

無葉夜寒霜滿枝旅人恆苦辛冥冥天何知

曉發天井關寄李師晦

許渾

山在水滔滔流年欲二毛湘潭歸夢遠燕趙客程勞露曉紅
蘭重雲晴碧樹高逢秋正多感萬里別同袍

送李從事商隱

薛逢

曉乘征騎帶犀渠醉倒都門摻袂初蓮府望高秦御史柳營
官重漢尚書斬蛇澤畔人烟曉戲馬臺前樹影疎尺組掛身
何用說古來名利盡邱墟

寄義山李侍御

溫庭筠

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風物近柴荆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鴈
初來憶弟兄白爲林泉牽曉夢不關砧杵報秋聲子虛何處

堪消渴試向文園問長卿

吳李商隱

崔珏

成紀星郎字義山適歸黃壤抱長歎詞林枝葉三春盡學海
波瀾一夜乾風雨已吹燈燭滅姓名長在齒牙寒只應物外
攀琪樹便著蜺裳上玉壇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鳥啼花落人何在竹死
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跪舊交心爲絕絃哀九泉莫歎
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送晁校理知懷州

宋司馬光

雞犬相聞桑柘春風光明潤帝鄉鄰羣峯斜轉太行角萬谷
同趨馬頰津簪組領都邀別袂壺漿滿路候行塵非君厭薄

承明直天子方今重治人

遊沁

姜正

山如削玉水涵秋人在冰壺月底遊劫火半空塵世換不知
此處幾登舟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金元好問

河外青山展臥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
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說
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別覃懷幕府諸君

王後盧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論四海
虛名只汗顏詩酒聊堪慰華髮衡茅終擬共青山相思後日

并州夢常住瑤林照映間

過沁園有感 元耶律楚材

昔年曾賞沁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
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
含恨庾梅新垣頽月榭經兵火草沒詩碑覆劫塵
羞對覃懷
昔時月多情依舊照行人

懷州北門觀漲 許衡

雨水添新漲陂湖沒舊痕
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邨
歲事知前誤秋耕未可論
誰憐徭役外天亦恡深恩

咏懷慶王節婦 陳旅

良人飄泊渺烟鴻
窻竹寒砧雨淚紅
檣楫不遊淇水上
柏舟仍見衛風中
龜文屈曲秋機斷
鸞影低徊曉鏡空
羸得名公

寫旌表千年光燄吐晴虹

題許魯齋祠

明薛瑄

南北風塵頌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父萬里
心傳得晦翁自信與王爲大道誰知伐國是元功當時歸老
情何切爲愛西山萬玉峯

簡粹夫

何景明

二十知學道于今猶未真白髮空愁我金丹不遇人側身向
天地舉足隨風塵乘雲空有興涉海浩無津聞君能鍊骨妙
論頗通神倘惠長生術高揖謝親賓

寄粹夫

何景明

伊昔京室娛安知岐路戚君就河內棲予從關西役同源異

流止撫事乖心跡終爾返輪鞅音塵慰岑寂肥遯世久欽苦
節晚逾峻懸蘿邈莫攀翠壁迥千仞冥心道與超晦迹名反
近將遂諧龍蠖混然保貞順昔聞孫登嘯千載識其音岩壑
百門上髣髴三湖陰鴻舉已寥廓鸞響猶空林曠哉既往古
契此徵于今阮公雖曠達于道未真見石髓不可餐赤文詎
能辨服理昧情性眩物矜神誕儻君示中行遙垂大人撰

送懷州吳別駕

王越

雲路快飛黃閑花撲袖香一麾人遠逝百寶劍新裝宿雨侵
杯色秋風起雁行行看勞勸課嘉穀兆禎祥

過河內作

楊慎

晨行河內道曠然清客心太行北麓近丹流東逝深叢芳金

碧岸總翠映遙林蒲梢遞餘馥柿葉垂繁陰在藻歸樂泳遷
喬聞好音客行雖云苦對此一開襟旣懷擊壤詠復動滄浪
吟古風美樂土茲情驗于今

題大道寺壁

雲谷樵夫

西華雲臺去路長投閒翻爲看山忙十年有夢尋中嶽四月
披雲道太行清世誰能使吏隱幽棲吾獨愛僧房昨來不寐
夜香坐讀罷楞嚴夜未央

覃懷道中雪

李攀龍

飛雪長驅使者車太行愁色滿天涯虛傳梁苑平臺賦眞作
河陽一縣花流影風前迎劍氣寒光樹杪澹人家問津明日
知何處千里西來有漢槎

贈河內王宣

海瑞

虎帳風生蕩戰衣，龍光射斗迫寒威。
試看山岫舒清氣，帶得雲烟鎖翠微。
曉霽野花迎馬笑，天晴旅雁傍旌歸。
羽書奏捷軍民快，標著奇功達帝畿。

萬里君門咫尺天，將軍秉鉞靖三邊。
旌旗閃閃龍蛇動，弓弩堂堂日月懸。
四境風清生虎帳，一天雲淡少狼煙。
蒼生引領頻相望，勒石燕然智勇全。

題何柏齋侍郎山居

謝榛

茅宇依泉石，遊心自太空。
簷垂松葉露，門掩稻花風。
世故端居外，天真獨臥中。

覃懷道中

謝榛

河內縣志

卷二十二

六

候雁來何急相呼入遠空朔雲低晚樹野吹捲秋蓬烽火孤
征外關城百戰中邇聞邊馬遁諸將欲論功

覃懷

謝榛

幾醉覃懷酒茲來何苦辛龍精劍自古燕石寶非真天地長
容客雲雷暗有神浮生莫太急朝露槿花新

秋夜登河內城樓

謝榛

滿城寒杵送人愁霜氣偏侵季子裘浮海有心聊閱世御風
無術且登樓虛簷高映蒼雲暮古堞平連翠嶂秋回首不堪
鄉國遠斷鴻飛下蓼花洲

明月山因覩荒涼遂阻遊興

謝榛

荒山白草路盤盤却憶仙家倚石欄落日疎煙秋色好玉清

閣上幾回看

明月山下逢友

謝榛

車馬西來自澤州思君不見十經秋相逢把袂成悲感明月

山前兩白頭

董文載酒過月山寺

趙用賢

雲空極目莽蕭蕭靜掩禪扉對泐寥雙騎影傳青旆轉一聲
歌動白雲遙鄴中作賦推公幹河內飛鳧識子喬幸有淹留
賢地主不將岐路嘆飄飄

懷城秋望

解州侯加采

隄柳含烟處茫茫古渡頭萬山將日去一水抱城流雲覆荻
蘆晚風翻禾黍秋逃亡稍相就撫恤倍吾憂

再過月山寺

胡汝嘉

泉聲出翠微
蘿薜隱禪扉
紅葉酣秋色
黃花照客衣
山空雙鳥度
天淨片雲飛
更愛西峯勝
林亭下夕暉

題趙烈女祠

安福王如堅

節烈天生骨
留名之子香
誓心原處女
忍死爲姑娘
隧上霜風冽
泉中含笑長
貞標應砥俗
飭宇在綱常

紫金壇

魏元貞

太行絕壁渺仙壇
磴道岩堯鬱幾盤
王母洞虛瓊珮杳
金龍石碧玉漿寒
陰崖帶雪從扶杖
遠樹含雲故倚欄
聞說真源迷咫尺
此身猶自繫微官

弔舊河內令王子房

楊之璋

聲靈赫濯向中原志切同仇數尙屯徒抱千秋無限恨可憐
萬里不歸魂神還二寶乾坤弊血汚三明日月昏行見芳名
光史冊誰云夫子不生存

輓尙烈女

國朝寶可權

百年之內兩烈女趙女旣歿尙女起兄曰尙邦才生長萬北
里幼字唐七郎未嫁郎已死郎死阿母存熒熒垂白矣衰經
入唐門晨昏多艱辛努力奉姑嫜節義動里鄰七有嫡母兄
貪婪莫與倫謀欲吞七產骨肉起荆榛誣語控諸官官謂女
節醇苞苴行不已始信錢通神酷吏拷邦才勒令同女還邦
才見阿妹撫膺泪如弦本欲全汝節何意官得錢吾且入公
署少間同我還逼迫有官長行止那自專阿妹聞兄語氣結

不能言

此下疑脫一句

腸中如膏煎吞聲復唯唯兄且加盤饌從此

不相累少間當同還給兄出唐門仰天泣泗連姑年如朝露
中道相棄捐著我縞素衣是我來時穿佩我白玉環用以表
貞堅蓋棺論乃定魂去屍長眠舉手投繯死瞑目歸重泉日
月忽黯黯悲風動九乾童稚皆爲裂行人詈道邊邦才聞妹
死慟哭訟縣縣唐氏乃股慄糞金以自全十年訟不解家產
已蕩然本欲吞七產反致無遺田本欲誣尙女反致身後愆
或言女含恨厲鬼宜相纏賢媛豈厲鬼天地自無偏人生誰
無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河內彈丸地兩烈相後先趙
女會有河文定迄今世宗之什皎如霽日之經天尙女蓋棺
六十載名幾湮沒而不傳比部蕭子修郡乘椽事其海書其

賢鵬呼安得德位有如文定者致使尙女姓字達帝前

沐澗寺後塔

王鐸

忘此羣生動禽言亦覺紛屢窺深谷色高臥太濛雲百葉吹
香路長峯似冰紋此中能領畧魚罟也氤氲

中道村

蒼蒼上古水竹樹遞香州纔入林邱裏真疑風雨秋心淵渾
不夕雲翳似無流欲極冲元味綠書或可求

書河內旅舍

圓光溪不昧耿耿照錕鍔此夜秋風起平生意氣孤烽烟通
海嶠介眉老邊榆紅葉驚初落疇爲贈鑑滿

辛巳重慶清明

逢節人將老黃河櫓不行此鄉仍袞袞故里失清明松檟春
風淚梨花夜雨聲拚門一百日戎馬愈縱橫

河內長樂村

幽居真自足不是避戎旌村外聞樵響花間羨鳥行白河天
氣展青嶽客心生卽此無拘束衣裳見太平

懷州歲暮感懷

陳維崧

黛色憑欄指顧收太行斜壓郡西頭城連沁水喧河北雪積
雲中冷澤州落落可憐邊塞客栖栖還作稻粱謀何當快馬
嘶風去老作三關萬里遊

十年華蓋在人間從古仙靈此駐顏玉瀼金漿成濟瀆丹梯
紺壁照壺闕欄前全晉秋明滅巖頂諸天夜往還搔首漫嗟

人事改烟蘿咫尺未能攀

懷濟源王屋山

急裝夜發北風饕匹馬層崖控轡牢月上沙洲帆似豆水縈
樓閣路如毛木藥塞北愁孤立藥櫃溝南獵犬嗥消息此間
曾百戰天寒誰爲貰邨醪

酒盡燈殘戍角哀鉤簾繞柱只徘徊枕欹獨客眠難着衣迫
長途綻復開故國愁聞魚大上

江南大水

中原喜見雁重來馮誰

驅使排幽興寧郭詩人李杜才

李杜才武陟人崇禎間詩人時讀其詩

晚次清化鎮

趙執信

晚風亂叢竹四野青欲收回頭謝寒山別夢還夷猶孤城殘
照盡雉堞隨星浮烟際聞人聲馬倦亦知投

覃懷竹枝

曹爾堪

萬派甘泉注幾邨
腴田百頃長龍孫
養成斑竹如椽大
到處湘簾有淚痕

秋日謁柏齋公祠

趙賓

秋風吹杖履一徑入青苔
雨霽朝曦濕天空候雁哀
斷碑八墮淚立馬獨登臺
合抱祠前柳諸生手自栽

未載元亭酒猶登畏壘堂
莓苔斑石鼎神鬼護甘棠
落日妖狐嘯西風野菊香
白頭諸父老涕泗薦烝嘗

飲許良竹塢待月

包燮

山陽區沃壤南地青琅玕
雅與淇園近欣從別墅看
蕭疎宜傍水深翠欲生寒
月上浮香露幽人意未闌

秋日偕蕭紫眉遊貝澗口

喬騰鳳

幾載西山夢高天驅馬來荒原見狢獮古寺積莓苔矗壁千
尋上泱流一徑迴登臨心浩蕩蓮嶽望中開

幽尋未忍去極目浩無遮斜日連千嶺餘光共一霞野蔬香
白薤山果碩紅植卜築吾將老南村酒可賒

沁水泛舟阻雨

蕭家芝

沁口風迴浦長堤柳覆村山雲浮紫岫野杵急黃昏遲月舟
維岸移樽雨到門相期涼冷夜一葦溯河源

尚烈女故里

蕭瑞延

學士多湮沒惟傳一女流骨埋英未滅魂去里常留竹冷清
溪月霜飛故宅秋頻年多下淚節烈古難求

自述詩

紀清妻鄒氏

啞啞營巢鳥啾啾失母雛憶昔十四五父母視若珠針線從
婦索髻髻教嫂梳十六身手成十七嫁期迫父母呼女前未
語淚滿頰自幼嬌養慣諸事不女責女今到人家凡百須了
徹堂上有孀姑巨細當稟白更有前室子痛癢要愛惜無遺
父母懼庶不羞巾幘再拜垂泣受歸房心轉怯四月上吉日
鼓吹喧門闌妾坐紅羅轎郎跨白玉鞍入門婚禮成戚族咸
欣歡凌晨拜阿姑阿姑語新婦前婦有遺孤依彼外祖母新
婦大賢德紀氏合昌後便當迎子歸一家好廝守辭姑入廚
下作羹重洗手雖無雞豚奉糗餌稱小有郎君青雲器功名
指日取竭力撫孤兒母恩應不負歡娛纔幾日彼蒼降巨艱
秋七月旣望霖雨皆纏綿滂沱三晝夜沁水高於山破隄壞

城郭魚鼈吞桑田郎君念結髮春初歸新阡築壙苦未固奈
此波浪掀屍棺如有失相逢媿黃泉不寐坐待旦涕淚交潺
湲破曉衝泥行西風刺人骨隴頭幸得柩重與築馬鬣盡日
不克藏入夜倍竭蹶勞苦兼悲哀歸來遂咯血展轉床褥間
倏已十一月窗外風怒號牀頭人嗚咽爲囑白頭親菽水奉
罔缺膝前黃口兒教養費擘畫繼母如親母尤須着痛熱囑
咐重囑咐恩愛從此絕涕泣告夫子病軀當調攝天意最憐
才詎或至不測幸有克肖兒無憂薄命妾欷歔半夜中閉目
成永訣老親哀哀哭稚子呱呱啼自顧孱弱軀偷生亦何爲
便當從郎去却憶臨訣時握手諄付託俯仰於焉資黃泉誠
樂境奈此親與兒忍死視棺斂血淚染纁帷守靈不成眠推

枕中夜起風雪止又作冷氣逼窗紙左顧八歲兒瑟縮寒衾
裡右顧一尺檠光焰暗欲死飢鼠動牀下憂憂響不止此時
若有見雙目且直視忽聞兒聲哀夢中呼爺來爺來幸勿去
使兒心肝摧兒母在何處可許兒重偎闌之毛髮戴轉念心
骨悲郎君魂歸來曷不使妾知上床撫兒泣此意能告誰所
望兒成立庶有寬懷期爲兒求良師爲兒延益友拔釵供束
修典衣具漿酒嬌兒未長成阿姑倏長逝竭蹶備棺衾附身
恐不至十年遭兩喪枯盡眼中淚轉瞬三年過兒年已及冠
娶媳孝且賢一室笑語宴兒年二十四歲時得入泮一衿何
足喜書香幸不斷三孫立庭前長者總角少者相嬉戲天
真何爛漫一女學刺繡嬌癡復婉孌天倫有至樂何須求仕

宦祇惜逝者早此景不克見匆匆十餘載家室稱小康何意
賢女婦之豎入膏盲醫藥靡不至一旦悲淪亡姑昔舍我逝
哀慘裂肝腸今我復哭婦心目交摧傷人壽能幾何憂患常
相繼垂老不得安經營勞寤寐堂上孫哀號聞之心欲碎室
中兒傍徨見之更酸鼻百年已過半安樂那可冀豈必天降
殃應亦余獲戾中夜一回思枕衾沾涕泗作詩示子孫聊以
見吾志

覃懷災賑紀

恩詩

沈榮昌

堯年值洪水大造無如何已饑而已溺聖人憂更多繫惟歲
辛巳七月望已過五行山水怒懷襄激洪波懷州城之北肘
腋帶兩河厥名丹與沁千里出巖阿平時資灌溉茲日逢滂

沱崩嚙舊崖岸駛駕衆陂陀官民齊震懾百計支危柯一線
沙隄立萬人噤勿叱神龍宛游戲噴薄駕靈鼉夜半光如炬
灼爍疑星羅金蛇照耀同羲娥偷視雲霾黑恍惚立
萬魔赤子生魚頭滾滾出旋渦持竿呼健卒吞聲曳且拖支
撐偶獲一蹴踖如蚌螺于嗟爾何辜命數理則那泗人藏急
牒觸浪報民疴飛章晨以入夕卽奉恩麻念爾身何棲爲汝
營室家念爾口何食爲爾輓屯車憫彼已往者恤汝魂無嗟
冠蓋絡繹來爾民聽無譁
九重殷保赤膏施歲有加

帝座呼吸通部屋有何遐痼癘旣在抱噢咻同撫摩祇今人
更生

恩命又重荷官租概蠲復工帑逾常科金錢贍爾手饘粥粘
爾牙婦子再團聚迎門笑且歌萬人頌祝聲醞釀爲天和河
海同清晏豐穰及黍禾相期於萬年景物如玉華

題程无咎繪河內山水

曹履青

大行西來峯插天奔馳起伏青蜿蜒紫金壇高出霄漢白松
石上垂千年春藏水峪氣蒼鬱泉飛真谷聲琤潺寶光寺古
更幽邃如雲樹色山灣環千巢萬狀難遽述誰驅形騰歸毫
端楓園居士富邱壑蚤歲妙參書畫禪解衣槃礴轉閒靜頓
令咫尺成大觀樓臺殿閣巧結構規撫李成凌范寬想其伸
紙意慘淡眼底落落羅峯巒忽然潑墨掃鉅幅雲嵐變幼波
濤翻余性雅負山水癖屢去屐齒窮危巔畫圖所載未徧歷

披閱空令心煩煎安得聳身躡絕壁一一巖洞恣盤桓臥遊
不羨宗少文幾聲鸞嘯碧雲間

水峪寺和崧岩作

康儀鈞

寺古何年建人從初地遊危峯疑障日崩石欲欹樓應有源
頭水來從碧澗幽聞君說奇勝飛夢到山頭

月山寺

石徑旋螺上梵宮拔地開到門峯勢轉別澗水聲回樹色團
空遠河流撼岳來何當謝塵土趺坐遠公台

郭節母詩

鬱鬱松與柏結根泰山阿下有孫枝附兔絲並女蘿誰謂兔
絲長風落秋山岑誰謂女蘿細乃有松柏心維郭有賢母甫

嫁夫子殤父母不可奪一心奉姑嫜洗我紅粉粧脫我繡羅
衣長綆與修汲井臼弱自持堂上崔山南堂下李景讓晝荻
夜訓子奉匭_{長生}長生_{長生}母愛婦孝瞻髮常怡然何以報婦德
娶婦如婦賢慈子念母恩束修勤飭身溫潤比其潔黻黼昭
其文遂令郭氏間小大共欣欣和氣乃致祥潛德神所伸東
鄰有弱女西鄰有長婦被茲節母風勃谿歸淳厚江河潤九
里松柏蔭百畝福生自有基歸家事父母

枕山園雜詠

范桂園

生性愛幽寂移竹溪南村此君共偃仰庶堪常閉門冒水繞
新籜觸階蟠瘦根外來斷塵躅中臥清神魂對吟發清響臨
風開酒罇曉涼溪雨綠戴笠看龍孫

地幽可養鶴屋西松漸高臥聽南溪漲寒夜生波濤林月照
忽靜溪雲吹已遙豈獨資盤桓氣欲干層霄峨峨北山峯儼
與松相招

園幽湛秋色閒居脫塵累明月夜皎皎照此園中桂金粟點
林烟流芬遞遙吹松柴煮嘉釀吾欲花前醉

擔夫滿其願肩薪出巖阿劬石得古梅山雲枝上多種植臨
芳池浸淫資碧波山禽得消息偕侶棲橫柯開軒睨晴雪佳
客欣來過回望托根處遠岫青峨峨

瘦硬已通神峻嶒直到頂此圍著此石草木爲幽靜林陰縫
吐雲苔厚皮生癭雨餘漏夕陽挺然示剛耿

飯後臨西潭潭影上衣清芳餌釣潭水絲柔魚不驚磯石半

浸浪蒼蘚磯上生愛此柳陰下不爲塵俗撓

園外聳諸峭遙對園中青早起開牕戶坐茲池上亭嵐翠作
朝餐氣爽心瓏玲移床就花嶼還復讀山經誦已掩卷臥樵
歌遙可聽

呼童覓長帚掃此園中地湛湛清浮埃苔花薦新翠地幽心
益清可以枕流睡夢醒良友來屐齒響階砌

塵慮不上心時復淪吾茗開襟受遠風驅鶴支石鼎茹香肺
隔清待月衣裳冷遲歸過板橋波靜見人影

颯颯林際颺灩灩池中瀾得此逍遙境能生夏午寒霜禽戲
幽渚嗜潔濯羽翰依人不飛去與我相盤桓我亦愛寂寥朝
夕閒倚欄遙峯送雨來荷蓋響珠盤

覃懷客居八首

劉大觀

無藥療疎慵歸田亦憐農客來愁曳杖書至嬾開封散淡林
邊鶴高寒雪後松此心如嚼蠟書味却猶濃

寒谿雪可釣寄信買魚蓑味喜烹調美心嫌機械多孤筇扶
老態蔬食養天和却笑山陰客將書換白鵞

朋儕都笑我不務作人家讀史猶沽酒憐香復買花自知貧
可畏偏說樂能賒前歲此時節愁眉坐晚衙

鼠鬚鋒已挫楮擁小山高藝比雕蟲拙心同鑿枘操半生癡
類此終日覺徒勞及到怡情處淋漓墨滿袍

夜渴傾蕉露朝飢煮芋頭老諳貧趣味誰復妄干求萬杵營
花榭千金宿妓樓北邙冰雪底寒士笑公侯

故人經濟好中外幾高軒共以纏綿意來通慰勉言雨收花
亦樂巢定鳥無喧此日蓬蒿裏昌黎道可原

蓬門不上鎖盡日少人行澗落愁爲累街坊幸體情夜寒燈
不亮詩阻夢難成時聽糟糠語君當隱姓名

癡愚立脚難老近惜餘歡賣帖修琴軫敲冰下釣竿我并無
所繫何鉅不容彈寫箇天隨子朝朝作畫看

潮音寺新修落成

中州十郡羅星野如此池臺更有無出樹雕甍照秋水翻風
翠蓋瀉荷珠居民盡許茹花氣佛地還容貯酒徒五百應真
都笑我借人軒檻取歡娛

春日閒詠八首

朝辭中條路暮得懷州屋何以娛性情選地種修竹方春遘
時雨貧簷施膏沐群卉弄夕晴天和慰幽獨竹外徹虛堂崧
龍五千軸持書竹前坐微颺撼青玉雙蝶亦閒閒恬熙無外
欲優游此庭宇眷戀如親族塵蹤日以踈田父日以熟不知
蓑與笠何處著榮辱

有枕倦卽睡有粥飢則食寸心無所營肝膈還超逸鶴隨游
山杖泉洗著書筆鬪健升危崖衆足遜余疾人所不到處茅
結闌黎室夜尋老比丘對促烟霞膝天生此形骸又畀以知
識餘年作幸民成此泉石疾行行入翠微遙睨扶桑日

寒雲羃王屋長虹壓沁水花種古河陽離茲四十里輒并飲
臯傑竹林棲君子都爲泉下泥苦樂共一死鬱鬱虎牢關戰

骨埋荆杞至今風雨夜猶見青磷起
緬往心惻然涕淚不能止
抑塞忽洞達浮生但爾爾濁醪傾一壺
先生已醉矣

束髮事游歷賢愚初不分
華衣妙語言遂與通殷勤
藥石有甘草縹緲有時文
食之不療病讀之空損神
及長磨心鏡照

出幾賢人苦口攻疵繆
殆逾骨肉親乃知綱常際
交游在五

倫清平墓草宿少廷尉家
高密墳土新歸順刺史
李子刑部郎中

李松滯嶺嶠隔絕二十春
吳子侍御吳玉松持風憲
規戒久不聞

近復得賈叟辭鋒張一軍
宵濡詠春筆鴻臚春空雲

移桂發新葉栽竹見春筍
小山茁碧苔老柏生黃菌
樹有忘

機雀車無趨勢青山橫北郭
山光飲不盡歲月安貧賤知

識守愚蠢荒厨著孟光
神著謝詹尹留客典簪環
吾家未爲

窘

所憂非陸沈所樂是雌伏試問千斛椒何如一籬菊高閣鬼
瞰室要路輿脫輶虎尾與春冰危機在榮祿所以猶龍氏爲
腹不爲目天寵識字農飽食太平穀披蓑望南山時驅雨中
犢

寂寂掩蓬戶獨賞庭中春春氣如嘉釀亦復能醉人生滅有
主宰寄之於鴻鈞靜觀芸芸意造化亦苦辛我於動植中獨
得昂藏身松亦有其性竹亦有其筠雨爲鳩所喚良苗一濯
新胡爲蓬樞士但知樂芳辰

芳辰不可留故知多已老衰邁來相侵憂戚復如擣日暄富
貴花雨潤忘憂草秋風應節來一例成枯槁西望荆河墓東

睨田橫島俠骨化爲灰麗牲石亦倒念茲可奈何悽惻傷懷
抱不如東海去飽飫安期棗

示書院諸生

幾人來聽擇龍雨萬柄同看君子花此是吾儕安樂地旣無
塵垢又無邪

諸君骨格儘崢嶸寶劍終須鑄得成各以才華歸大冶看誰
光燭觸長庚

韓許文瀾洙泗通可分神禹舊時功書生別有摩天手莫止
區區鏤細蟲

一灣秋水似鷺湖謬以皋比屬老夫蟾光影徹湖中蚌好煉
金鍼貫鉅珠

河內弔王溪生

吳慈鶴

河北王孫死鄭州王溪淼淼剩寒流文章只自同琳瑯朋黨
何辜刑李牛錦瑟華年長有淚白衣回首易驚秋懿仙未許
如通德柱美佳人字莫愁

河內懷古七首

方履錢

庭闈守肫行潛顯靡不格漢以火德興孝若春氣積駢駢河
內郡二子闡奇迹丁生愴荼苦早歲親容隔刑形修愛敬膚
血可通徹拒鄰起深怨報辱忿相激泣然木主淚煥此雲臺
式郭巨奉偏親勤養鮮遺力有孫不獨飽埋子情拘迫啟壤
得黃金帝鑒垂鴻澤至今孝堂山佳氣生瓊石翳然百里中
見此雙塚列祥鳩集樹下芳醴通地脉景行豈在遠撫膺痛

艱厄追逝晦音塵
平生朝夕已愆實難追豈謂蒼天劇

蚪簡入秦灰往誥天所存百篇亂樸學三家守中文異哉一

女子秦誓獲水濱得無太乙光下孕歸山雲經師鄭少贛好

古窮典墳漆書傳杜氏世業稱顧門或言史有論著籍當在

溫范史鄭興傳云河南開封人而通鑑註以爲河內溫人舊志以爲河內人詰訓貴鉛察庶足植

此身不能守章句淵海終迷津我思西州學空谷傷離羣

振鞭臨廣衢肆目周原野太行據虎脊勢若建瓴下南循修

武轍世治忘戎馬西望軹里城豪士今益寡漢祖渡臨晉虜

印震九夏蕭王戰射犬清犢裂飛瓦地勝力已展運至才非

假昔時有狂客浩歌淚盈把躑躅功名中雄志沈杯尊不若

谿畔農熟飲開秋社低首遵歸塗新露已如瀉

吾慕趙仲讓亢節邈時宰吾感王孝孫苦志榮滄海或登權
貴庭傾臥終無賊或跼小車下轉側懷憂殆同此外形骸中
心抱蘭茝狂狷遇偶殊枯放意有在百齡但瞬息浩氣彌年
載弦高調易促根勁柯難改剛柔非不悟顛困增魄礫古人
不可作砥拙寧長餒

王象少孤特執箠爲牧奴日夕受主杖捨羊私誦書楊君見
歎息贖歸授田廬一朝荷剪拂才骨成天駒登朝邀主遇當
代稱名儒銜恩不克酬賁恨遂捐軀不負知人鑒所報良已
殊曠世無達識英俊沈泥塗出治卽妖金按劍遺明珠每觀
激昂際涕泗沾襟視知己感一言終身甘負劬

幽蘭馨一山甘泉湧尺壤詞人吐洪輝川岳增秀朗偶吟思

舊賦寂寥無嗣響昨過山陽里修竹迷塵鞅玉溪振芳流自
溢文瀾廣龍鸞皆絕類膏馥結遐想餘錦未採懷靈蛇豈耀
掌固知俗愛殊欣此寸心賞披褐徒自畏取憎一何枉盛名
宜坎壈無才獨悵惘

余本藜蒿人栖志藁無所樊鳥見深林延頸意先舉竭來太
行側澗壑窮幽阻翠篠達雲關綺禾亘原土處處足亭榭家
家事場圃提琴鳴衆木接觴對農侶却怪竹林賢未盡銷鋒
距何如野王老耦耕忘出處妙喻啟英心欲卽已無覩名迹
兩俱削頤然樂天宇蓬累儻可從誓將荷簦釜

九日偕康蘭臯侍郎吳山子登明月山

太行燿中繩摧委繫百岫蚪首起河朔振領得奇構靈弦張

天弓巨斧削雲竇盤拏轉平迤恢育發深秀是作光明幡坡
陀闡祇鷲萬頃青瑠璃森森柏花茂石室通地肺清泉溢珉
甃琳宮若梯接高下因巖溜

神皇昔御宇中葉勤西狩茲峯沐

睿顧

玉軌歷延袤至今

寶翰光夜燭夔魑走華苑名益彰游蹤日相輳秋雲淡晴空

商飈掠廣晝羊傳喜登臨賓從非邂逅緩騎稱逍遙長筇擬

靈壽潤側採菊苗寒芬散裾袖鵲林步窈窕鰲脊紛馳蹕四

徹俯層岨平臯皓如繡瀝洛空外流嵩邱霧中逗薑畦綠未

柿蒂紅初透

念叶

覺時盤憩無殊候冬原逐輕禽雪嶺

探麈轂駛川何迅忽卅載徒懷舊老衲霜棲髻陳迹猶能究
隱顯一刹那不若寄醇酎浮梁竹葉潤餅餤蓮華揉引手怖
簷鴿高譚驚野狖贊唄時復清輪音落霄颺不知若木低詎
聞秋城漏新蟾隔樹杪皎朗開碧宙歡洽歸策紆回首風泉
縑譙樂固有恒勝地豈遷貿盛德山並永新隄石可鏤吾友
軼鄒枚摘藻冠文囿橐筆愧同游授簡及孤陋山棲有夙願
幽壑難輕造何當附旄驥名跡千齡懋憑高輒慕遠飛景歛
飄驟蔚然烟霞氣溟濛入膚腠晨夢登紫房瓊漿獨滴漍

讀魯齋遺書敬題

栗穎

海宇賴唐日維持出大儒淵源閩與洛羽翼默兼樞正俗沿
遺訓清風起懦夫未消科第念能遣愧心無

邑南袁公祠在廣濟河側歲久傾圯感賦

長河帶南郭狂流縱以恣築堰束其流潺湲受節制荒瘠化
膏腴田以萬頃計蒼生荷德澤報之於累世靈祠枕碧潯鬚
眉凜生氣我拜公遺像慨然發長喟父母斯民者幾人負經
濟公當建置初築室排羣議規畫到纖微先事防其弊從知
久遠功懷仁足以智此水無竭時此邦永蒙利如何二百年
香火漸陵替頽廡蘚痕交側碑牛角礪徒聞競蓄洩無復營
壯麗飲水昧其源受恩忘所賜徘徊撫庭柯歛歛松筠墜

遊九峯山二首

張模

蘭若壓山麓鐘聲散諸嶺夙願酬一筇直造巉巖頂西南望
虎牢東北睨天井幽峭列鬟翠左右頻引領變態詭且奇神

恬心亦警下有清溪曲
心諸峯影斜暉挂巖外
松黑雲烟冷暢我平心
懷灑然快遊騁回策履
平原却復悼前猛咫尺
別險夷塵一閑遠境所
以山下人問山都不省
願結此山緣終歲窮幽
景

九峰接九堰槎枒映洞
湫虬龍山際松鸞鳳溪
頭竹造物鍾靈秀結成
一大局吾也生其間豈
是尋常福芳辰縱一游
峰插我足倚石坐須臾
喘息始相續回瞻所歷
途壁立何矗矗千辛買
一樂言歸未忍速吐我
抑塞氣洗我塵埃目擬
覓李營邱繪作游山軸

河内縣志

卷二十一

文詞志下

河內縣志卷第二十三

制敕

元世祖命許衡爲懷孟教授制

咨爾許衡天資雄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嚮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受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予治

贈許衡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制

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

之先覺磨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模人
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奸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仰
推日策明歷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
鈞樞之例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
命爰申卹典用賁元局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
旣嘉名之載錫仍爵秩之榮頒尙期有知服茲無斁可贈榮
祿大夫司徒謚文正

贈何塘禮部尙書謚文定誥

服勤修職固人臣靖獻之忠增秩易名迺國家優崇之典事
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塘學術真醇
操持耿介早奮身于甲第遂儲養於詞林史局編摩褒貶允

孚于衆論文場校閱甄收悉得夫名流挺峻節于波蕩風靡
之時倡正學于聖遠年湮之後經筵進講一誠積感悟之機
學憲育才兩省被陶鎔之化奉常再陟卿佐累遷當倚任之
方隆乃歸休之再乞時論皆仰其高致朝廷亦鑒其惓誠特
晉留都總憲之銜俾遂故里優閑之志高風邈矣令望煜然
慨耆舊之淪凋遵遺詔而褒美贈爾爲禮部尙書謚文定錫
之誥命嗚呼官聯八座位已極於穹階名在百年榮實踰乎
華袞幽靈不昧渥典其承

疏表

諫止屠懷州城民疏

北魏張白澤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

欲盡誅一城之民

張白澤上疏諫

河內縣志

文詞志下

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郡兇肆虐輟裂盡誅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焉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嘆息於允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訟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

請開水利表

元阿合馬

懷慶路同知阿合馬言天久亢旱夏麥枯槁秋穀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丹水澆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沁水亦可灌田中統間奉詔開渠設官調理遇旱則

萬九千九百八十石有零河南府十四州縣夏秋起存錢糧
共四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八石南陽府十三州縣夏秋起
存錢糧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六石有零汝寧府十四州縣
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石有零衛輝府
六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四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有零
彰德府七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二十五萬一千九百五十
八石有零汝州四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四萬七千八百
三十一石有零懷慶府六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三十三萬六
百二十二石有零因府計縣因縣計里因里計稅懷慶與各
府其地廣狹稅之輕重不辨自明雖當大有之秋一夫必貢
寸土不遺尙不足以完該年之稅值此荒歉相維之歲驅此

溝壑所餘之民以完二十四萬有餘秋稅臣雖至愚亦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憐此殘民重此中土勅下戶部再加察訪如臣言不謬將該年秋稅暫且停徵其自來偏重錢糧轉行撫按及二司再行查勘如懷慶之與各府果係地狹稅重通融灑派俾積年不平之事自此而平可也若曰遵行既久久則難變此遷就固陋之云豈可與更化而善治也哉必不得已將七府各倉輕糧儘派本府本府各倉重糧儘攤各府庶稅可少輕而民可少惕然終不若均之爲愈也臣德明昌死言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均糧疏

紀誠

臣備員守職待罪應朝例得據見聞直言利弊臣不敢妄越

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敬爲陛下陳之思惟國初定賦止據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薄厚於其間也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俱遭兵其時地荒故其糧頗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地方熟故其糧頗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爲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亦何有不可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志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文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至嘉靖十一年新文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在二縣如此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

也至於懷慶北枕行山南環黃河中流丹沁年年衝壓則膏腴變爲鹹荒者不下千百餘頃又且有藩封各墳址之開占是以糧有包空之說因而人之逃者相繼先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一十餘里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爲二十九里凡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徵輸而卒無以自安也臣奉命守此土入其境見其民心竊恫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楊光張相等連名告乞俯念地糧偏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命等事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地四萬二千八百九頃該糧三十三萬六百一十二石如歸德府七萬四百

餘頃止徵糧六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石計其地懷慶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二而其糧多不止於十數倍况懷慶之地每二百四十步爲畝每畝徵糧一斗少亦不下八升五合其他各府之地每四百八十步爲畝每畝徵糧二三合多不過一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糧以一役之微而免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三四十畝之稅懷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乃得以恣飛詭影射之奸於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累將何時已乎伏望陛下俯察臣言勅令戶部調查黃冊與河南總會文冊一一對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糧若干今增地若干該糧若干復查懷慶是否衝壓有無開占該餘若干公視八府爲

體惟計畝均糧可增則增可減則減當統一之日立畫一之法則在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澤也若開封等各府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姑先調停如糧數雖同而起運存留有輕重之互異起運雖同而本色折色有省費之不倫卽於派量之日酌糧輕重定爲規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糧七分起運糧三分算每地一畝仍改重糧二升三合四勺五升四合六勺較之他府雖猶重數倍比之往年則畧輕二升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灘兌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糧又爲尤耳或將此項重糧通行除兌或量免一半另改起運折色錢糧以充其數夫兌運改爲折色則本色之費用可輕起運改爲存留則輸納之難苦可免雖不能

通融均灑於一省之中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輕於一省之內予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土待罪之官亦得以勉修職業也惟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

書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宋司馬光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目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曷屢聞王

君具羣公文章高出于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
不求于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
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
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懔恐
悸言不能盡

與內何粹夫書

明何景明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曰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
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
益舉動古八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
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
獻吉羣處於八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

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
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退之道也
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
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
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
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
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尙之至其瑰論精識周
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起于尺寸之外可以參頤濟務昭
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尙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
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循時就功世不
能器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

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
不彫蕋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
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
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天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
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旣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河內何粹夫書

崔銑

別公十年學無一成但此心不敢有愧于冥冥耳世道日非
人爲榮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耶

停闕寧米豆書

王漢

闕寧米豆關係邊方凡在有司忍不努力急公敢不畏此功
令但河朔情形有萬分重於闕寧者有萬分厄於闕寧者有

萬分不得不急於闔寧者漢不得不以死爭之也河朔頻年
秋冬以來至有父子兄弟夫婦相食而重刑不顧者強者食
人弱者爲人食始而強者爲賊繼而弱者亦爲賊賊生如蝗
蝻隨捕隨起不可盡數月以來漢以太行爲家以弓刀矢石
爲枕席非入山捕賊卽抱矛遺而哭除勦賊城守之外不知
催錢糧爲何事也最可怪者百姓因饑死做賊今併富室舊
家盡成餓殍村落邱墟入烟斷絕賊亦無處打糧賊且食賊
矣做賊本爲逃死今一戰之下馘首千百人兵士盡齧其肉
卽食人者亦爲人食矣似此景象中原一塊土朝不保夕而
酒以催科助之有司豈復知有死所乎天不悔禍闖賊新破
洛陽兩河大搖土賊遙應一城之外莫非戰場且聞闖賊舉

動大非昔比懷慶距洛陽近在百五十里內充氛燄發呼吸
叵測此時猶不收拾人心而求粟於食人之時徒有此名以
爲好人口實乎勿論招買津米萬萬不可行卽漕糧軍國根
本至今顆粟未收漢以性命聽之矣以用兵言之寇在門庭
河朔不緩於關寧以封疆言之腹心重地河朔不輕於關寧
以時勢言之饑民在內強寇在外河朔危急且十倍於關寧
矣揭竿之可畏不後於外警而養兵士之爲急不若安饑民
之更急也嗟乎朝廷念河朔饑且救民以死豈復求之以粟
民不知有死豈復知有法漢不知有身豈復知有官招買津
米之役此頭可斷此檄必不敢奉命矣乞賜轉達天津軍門
不知直告君父別作計較雖嚴檄雨下徒有文字之煩無濟

於事深久辨與饑民同死矣事情迫切語不擇音伏乞裁酌

復河北胡觀察書

國朝王作梅

昔年懷郡拜謁過辱清膝祇緣荒村跼伏兼邇時在艸土之中創鉅痛深膏肓沈痼雖大人君子之前亦不敢通候一字以故闕畧之罪無可原宥乃辱不棄賜之手教盟手雜誦感激涕零廣濟河水利灌溉萬禩乃甫百餘年而遽壞於地棍衙蠹之手可歎也前人嘔血而成之庸人饕餮而廢之措大目擊心寒無可訴語所以一承垂問不知遂脫然出諸口也今蒙憲臺留神修葺憂懷士民頂感何極獨恨某窮鄉迂叟平日足跡不出里門卽所謂五龍口者亦第得之傳聞伯父伎倆自憐自笑卽據臆見上陳殊負殷殷咨詢之意又拙稿

河內縣志

卷二十三

一冊自知土龍布鼓不堪言文以憲臺光照蓬茅故不敢自匿也廣濟河自袁大司馬鑿洞開渠分爲二十餘堰灌漑之利濟河溫武四邑南北數十里東西百餘里具其條理詳密蓄洩有閘閘有定所守閘有夫夫有工食各堰灌田有定數使水有時刻臺無撓奪歷年既久豪強虎踞上流魚肉下堰私砌閘口多開溝渠以自肥殖而幹河之淺窄弗顧也在下堰者天旱不得灌田雨澇常苦決口鬪毆人命盡由於此某幼時猶記郡東五十里尙有灌田布種者今則郡城左右皆蒿目無計矣計每十年河道乾塞十餘里其甚者十餘里廣者更二十餘里更復數十年而袁公之制盡隳矣議者雖欲挑河口平私渠夫挑河口則不待言矣私渠壅利已入一經

剗平爭鬪必多是又起一風波也某以爲檢查舊案分日使
水以復袁公之制更廣河身以通袁公之變聞洞口近塞其
一以水大而無受之之地耳若將河身加廣則洞口可無塞
其挑河夫役下堰自郡城以東者久經失利人人踴躍所難
在上數堰耳不得不調下堰之夫以助挑上堰之河開口私
添者必去閘夫必易工食地畝必清而上下河一切竹樹蘆
葦仍歸之本主第去其侵佔而不沒其物事或可以卽舉乎
愚生盲昧姑就所見言之不知有當萬一否

上溫制軍防守懷慶要畧劉大觀

嘗讀漢書高祖以關中爲根本之地命蕭何守之光武以河
內爲根本之地命寇恂守之又按唐書史思明以全力爭懷

州李光弼以全力守之是懷慶一郡在古時無不以爲要地也今滑縣賊匪滋事河北鎮色公在軍營捉獲賊人據供本擬九月十五日起手一股攻彰德四股攻懷慶然後兩路夾攻衛輝幸而九月初五日滑縣知縣將牛亮臣收監於初七日動手未得到懷慶郡中拿獲滑縣賊人亦有四股賊匪攻懷慶之語是賊人未經起手之先早已窺伺懷慶數百萬生靈未遭兵燹實天幸也蓋懷慶北有太行通潞澤南有黃河阻洛陽土地肥饒間閭富庶得其地可守且硝磺鐵器俱產於此尤足以資戰具若不添兵防守萬一稍有疎虞是增齒牙於虎狼添巢穴於梟獍也此時河南之兵只足供軍營之用不能派來守城陝西征調之兵亦斷不能留於此處查從

前陝西賊人滋擾山西伯撫軍帶兵在蒲州防守一年今河南賊人滋事山西亦必有兵防守隘口與其在太行山防守以待賊人之衝突不如在清化防守與本地鄉勇聯爲一氣互相控禦如此安頓則懷慶如金湯之固而太行之北黃河之南均可無虞且又不多費錢糧遠調兵馬似爲策之上也序

穆公集序

唐許孟容

班孟堅謂有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巨唐化成稽古斯文配炎靈之盛浸息淫靡歸于正聲由是業文之士蓄靈含粹光價時燭者往往問出吾友河內穆員字興直麟蔚鳳采自天而授誦六經得其研深闕百氏得其英華屬詞匠意必本於道

夫龍圖龜書三統之所述皆文之蘊也自雅頌風騷而下則
又粉澤而成黼藻雕鐫而爲形象比其音而曲度之緣其情
而哀樂之悠遠易直昭明典則本情性而根教化者率漫羨
魁壘繁音豔彩習怪誕而尙沉溺者也穆君泝其波流擇其
宗師以爲文宣王經春秋序詩書繫易象猶日月不可及矣
游夏荀孟李斯賈誼是宜學者十駕百已鑽仰而憲章者也
故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墉閭四會精鉅百鍊結而爲峻
極散而爲游演其工也異今而從古其旨也懲惡而聳善跡
夫孝於其上慈於其下擇中庸而後蹈推久要而後交則向
之詞藝由積衷淳耀發而爲身瑞者也顏回黃憲仁而天促
湯雄司馬遷才而不試穆君年逾四十用止幕府并四賢之

德器而祿壽似焉彼洪鑪埏埴真宰不直歟爲天地無心芻
狗萬化歟大凡碑誌文冊銘讚記序六十五首共成十卷於
先府君先夫人元堂誌見自身刑家自家刑國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之道於祭顏太師張相國文見君仁臣忠捍患成功
感憤激烈死輕鴻毛之道向使假其永齡登金馬石渠與獻
納論思之臣發揮謨訓潤色王度則聖朝文苑頌甘泉賦羽
獵卿雲表臯羣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楊嗣仁所以賦已友之
哀余所冀矣宋之問遺草編次授於伯兄舊御史中丞今常
州刺史善知音者惟子期乎發篋開卷如外元圃將垂來代
敢失其傳

樊南甲集序

李商隱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
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
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嚔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
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
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窳凍人或知之
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第一名常表以今體規
我而未爲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
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汚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
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
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荅十月
十二日夜月明序

樊南乙集序 李商隱

余爲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爲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盩厔尉與班縣令武功劉官人同見尹尹卽留假叅軍事專章奏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月李玘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朴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顥彭城劉允章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十月尙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悞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刺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

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薨選爲博士
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爲文章七
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爲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
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作教場閱數軍實判官務檢舉
條埋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
所爲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
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
者於文墨意緒濶畧爲置大牛篋塗追破裂不復條貫十月
宏農楊本勝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賤刺因懇索
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
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爲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

所專尙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
遂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
鬼鳥一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時書罷永歎際明而不
成寐

懷慶太守孟公平妖賊序

明婁樞

天下之事漸敝於闖茸者之逡巡畏縮陰壞於濟惡者之掠
美市恩難圖於與嫉賢妬能者之同功共事此豪傑之士所
以憤惋不平翹翹拂類直以爲已任而不避知巧之所深避
也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傷有位者之偷安也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寫謀國之思患預防也生民之患
莫大於妖律法所以重奸黨屏邪術有惑世誣民者孥戮罔

赦正以此輩不根非分既足竦動乎羣愚而鬼跡狐蹤又善潛逃於三窟若漢之張角元之韓山童我朝之唐賽兒歷年之妄突起於數萬家在位君子雖有斂者莫措其手後雖剪除於皇甫嵩察罕衛元帥張旗諸君子屠戮生靈何止萬億頃歲妖賊黨類出自關陝流毒畿內僭稱偽號謬傳檄文無知之頑民越禮之宗室爲之脅從而山之東西河之南北爲所動搖者多矣渭南孟公之主我懷邦也不惟職思其居而且職思其外謂救其已著不若及其未發也先剪其莖於濟源然恐除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也繼獲其苞於吉州逆黨散落而斯民安堵矣夫賊潛結三省數年三省大吏豈不知國之大災而思翦除之利害有所怵曰蔓草難圖也物我有所

間曰官事何可了也力有所不贍則方以細務爲急務明有所不逮則奸易匿而下莫肯用情傳曰燿蟬者在明其火而振水火苟不明雖振擊之而蟬鮮落手公之成功以忠爲本以明爲用不獨振擊而已雖然唐賽兒之平本青與撫之功而主將柳昇反恨其不待已來而成功之早亦猶王渾之惡王濬也巡撫遲公分守朱公設心殊異於是唐虞之朝羣后讓爲卿祇見分守上其功於巡撫撫以聞下兵部議大司馬楊公品列而請褒嘉之天恩之錫予者旣均遲公內遷少司馬公擢可計日而待矣與爭功而爭名俱損者孰多是故孟公可爲忠者法遲公朱公可使爭者變

河內縣災傷圖序

王漢

高皇帝削平禍亂懷慶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鼎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百餘石河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繞東北沁河由西北蜿蜒繞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岸高墳沃壤動至數百頃良田化爲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壓邑西北接山西澤州又接山西陵川而邑之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山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上之土厚者至五寸薄止二三寸故山禿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

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
正賦額糧九萬石之外今又爲遼餉爲均輸爲練餉共計增
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解京濶
布之役胖襖盛甲之役山西鹽課之役小灘八千石漕米之
役毛田關陽打冰防河之役故民終歲罔有父母妻子之樂
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
以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
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閱月不
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旣太甚民不得種麥而蝗蝻
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螭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
又無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

黃腮腫頰眼如猪膽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干
帝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獨何心
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
圖而臣手記其畧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
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工即能畫其形似而
不能畫其啼饑呼號之聲可奈何哉臣讀歷代帝王史如我
皇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言下疾
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樂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河內蕭紫眉文集序 國朝登封耿介

蓋聞之宇宙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然三者二在人一在
天也何也德者吾心所得於天之理以此涵養精深體究微

密形而爲言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必然者也若夫勲業銘
之鐘鼎功積垂於天壤非乘時邁會得位行道則無以致之
故吾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三
者固有不能相兼者在也余與覃懷紫眉蕭子壬辰忝在同
譜對策後余承乏史館紫眉授比部郎風雨晨夕時相過從
其志趨同其操履同其孤介不合時宜爲人所排擠同先後
歸臥林泉正當強仕之年亦同雖阻隔大河南北音問久疎
然以余所聞其事親孝取與廉交遊信處兄弟友愛雅好讀
書手不釋卷沉潛於道德淵藪視塵世軒冕泊然不啻浮雲
之過目暇則策蹇太行王屋諸名勝優游磅礴以寄其澹定
閒遠之情遇地方事關大利害休戚卽力請之上官與爲興

除由是桑梓間被澤無窮德高一鄉矣生平著作甚富捐館後始刊行於世今自夏徂秋余乃得披覽其所爲丹林集出入經史典贍鴻偉每至忠孝廉節仁讓信義之事慷慨激烈淋漓懇摯使讀者歷數十年穆然想見其人修覃懷志精嚴平恕有古良史之風詩詞清新俊逸遠追陶謝近溯高岑噫此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以紫眉之才之學之識鑒之器宇不使樹勛廊廟宏濟蒼生而竟不用行而舍藏區區以巖壑終者豈非在天者有不可強者耶雖狀士君子不爲功於一時則爲功於後世誠使在我者行皆可法言皆可師人之耳而目之莫不沐其教佩其德敦孝弟尙廉讓崇信義清風潔操奕世猶將慕之則立功卽在立德立言之內究之在天者

仍在人卽謂三者之能相兼亦可也

菽原社約引 王作梅

甚矣讀書之不可以淺嘗而閱事之不可以不久且多也予
幼讀老泉集疑其多凌厲而少冲和至蘇氏族譜亭記似尤
率意爲之於忠厚諷諭之道差有間焉蓋三年前猶持此意
也由今讀之乃知古人至性深篤無窮聲淚並浮紙上所謂
戚之之至不覺垂涕泣而道之者後生小子閱世幾何狠以
淺衷妄加訾議豈不固哉予家負沁溪而近市少居里閭時
習見風沙之障翳牙儈之喧囂官役往來之絡繹竊心厭之
期更卜善地而託處焉後歷遊南北足迹幾半天下大都土
沃者民夸而土瘠者民陋交相病也吾郡雖小婚嫁喪葬之

事猶畧守前賢步武鄉曲婦女猶謹飭子弟猶知畏其長者
皆爲難得遂終依此不忍去而予生平妄思以經濟自奮乃
兩任煩劇地與願違行年五十卽投簪歸來欲以歲時伏臘
與鄉黨宗族爲讀法講讓之會擇四禮之簡明易行者參古
與俗之閒共敦說而申明之爲後進觀法荏苒至今此志未
易不謂予年猶未耄而習俗之遷流如潰如崩遽至此極也
昔衛大夫別德之順逆而以賤妨貴少陵長遠閱親新間舊
小加大淫破義爲六逆之目嗟乎吾鄉今日豈特備此數者
而已哉爲之者方揚揚自詡爲豪始而隣里鄉黨莫敢過問
也旣而諸父諸兄莫敢過問也久之而父母亦莫之誰何也
愬之官而浹歲累年未或一讞也鬻產竭而訟莫質也有錢

財以爲衛則胥隸可喚之搏噬也有拳勇以自雄則惡少偷
兒皆其爪牙也以吾鄉言之所見如此所聞如此更復數十
年或百餘年又當何如嗟乎從來禮與法相維而人世成禮
制於未然之先而法禁於已然之後制於未然則愧心生禁
於已然則懼心動愧心生則有所慕而爲善也易懼心動則
有所畏而爲不善也難故禮與法小人之所疾而持世者之
所珍也迨至今日而禮法兩蕩然矣彼司柄者方持其顛倒
愚弄之術陰驅而默縱而衆人譁呼鼓舞以從之中風狂走
盡變窮奇而予以不信之身爲此迂濶不近人情之事變
易俗之名獲罪於先民爲宗族黨所詬厲不亦過不自量
而甘以身嘗試於不測也哉小人之兄弟相勗也惓惓於先

人諄諄於教子握粟之痛集木之悲一篇之中蓋不止三致意焉茲吾以忠厚禮讓之風望吾鄉而不可得也庶幾於吾族又不能而庶幾於吾支之近者吾之志視蘇氏爲已蹙矣究而論之所見如此所聞如此卽近者豈可保哉常與從叔滄洲從弟价人悄然心傷咨嗟涕洟因約爲菽原社共相慰勉以各教其子弟菽原者取小宛中原有菽之義而名也至其逆德出於某某則隱其名與事比蘇氏更加慎焉無致乎爲子孫口實以重予罪嗟乎予杞人也使予欲不爲杞人而不能者誰與然天理苟尙存人心苟不死當必更有同吾志而蹶然以興且特出大力以持之者

清化

五修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鴻朴茫昧人物蚩蚩羣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爲建制作法鋤雍強梗扶植善柔區釐羣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爲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王刪定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於攸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太平後世之報爲尤盛也我明平定四方甲兵旣偃文治誕興凡爲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

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內縣東北四十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爲夫子廟不知創自何時近年屋老瓦落階廉頽仆樹木摧伐牆垣斷圯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卽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址而修築之始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牆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予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旣而來求余辭將鑱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于祀典者不可尙已清化蕞爾一鎮復何爲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教化豈不爲尤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修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爲卽其事顧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趙烈文祠碑銘

何塘

烈女趙氏懷慶之河內縣人幼父許聘同縣儒學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貧錦甫數歲鞠於母張氏辛苦成立學爲詩文往往有奇句可誦不幸天死趙氏方在室聞訃痛曰吾旣聘王氏王氏卽吾夫也夫死曷歸迺往哭盡哀將殉死顧姑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旣殯迺留養姑

破屋蕭然不避風雨尺帛斗粟皆無宿儲朝夕甘旨取給女紅傍人見聞者皆慙慙不自得趙女怡然也宏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氏并啟舅暨夫之殯返葬祖塋歸自縊死鄰里上其事於府將圖題請旌表歷數年未能得也長山徐公由工部尙書郎來守懷慶政教旣修百廢皆舉有以趙氏事告者公戚然曰世有志行卓異而沉沒如此者乎是吾職也力聞於朝請加旌表以風示四方制旣可迺建祠於郡治之東祀趙氏焉外又爲石坊使人可望見以思焉河內尹李侯贊相甚力旣落成請記于石以示久遠迺敘其事而銘之辭曰古有貞妻亦有孝婦室家旣宜垂離中路妻貞婦孝在禮則然世罕蹈之猶著簡編嗟嗟貞懿冰瑩玉潔軒車來遲良人

隕折拊膺呼天誓將同歸睠睠顧懷姑老曷依一室蕭然孰
甘孰旨纂刺瘁艱不愠以喜姑亦壽考百年而終纍纍新墳
負土以封大事旣襄溘然長逝同穴而藏不違幼志見聞興
嘆風節凜然賢守封章錫命自天錫命自天金書有耀翼朕
新祠奠彼衢道嗟爾士女孰無秉彝孰無秉彝胡不鑒思

修建河內縣河渠碑記

張四維

河內在中州稱沃壤故賦入倍他邑其地饒水泉浸灌之利
蓋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東會堯王泉水又東丹水注
之丹沁之名古今甚著堯王泉不見於傳記徵之水經注沁
水東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潭淵南流爲臺潭水疑卽此
水云沁水之溉田蓋久其易枋口以石門則自魏典農中郎

將司馬孚始其表云雲雨由人燠潦不困民到於今賴矣其
後一見於唐河陽節度使溫造嘗奏開懷州古秦渠枋口堰
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再見於元懷孟路總
管譚澄令民鑿唐溫渠溉田然皆沁水也其鑿丹河以利民
不知始於何代考郡志所載沁水凡引爲支河者五丹水凡
引爲支河者十獨堯王泉先未有引以溉者然丹沁諸支河
特其名稱存郡志耳其渠堰湮廢水脈閑塞者且過半故今
丁內民之稱凋歟於曩時隆慶丁卯文安紀太守來視郡事
毅然以興廢起疲爲任繕城隍均田賦節財用肅紀綱百度
駸駸舉矣踰年值歲祲大夫多方注措謀所以佐百姓急者
或以水利告大夫韙之卽躬率僚屬升邱降隰徧搜陳迹質

諸野老之識故實者。得夫疏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具有成算。乃白之分守陳公。委郡倅臨汾喬君某司其事。徵丁夫於居民之瀕河者。分其役。捐俸金百佐其費。儲賑濟穀四百餘石給其食。鍤耚旣備。百里具作。工殫吏勤。晨昏有謀。甫閱月而功告竣矣。蓋凡大夫所開創渠河六在沁水。有曰通濟河。曰廣惠北河。曰廣惠南河。在丹水。有曰康濟河。曰普濟河。又引堯王泉爲惠民河。通濟卽郡志所稱廣濟水。經所謂沁水南出爲朱溝水者。歷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入黃河。延二百五十餘里。意古秦渠唐溫渠大較此耳。夸塞積久。漫爲平野。於是浚而廓之。岸口以丈計者六。底半之深十丈。其派引而旁出者十有四焉。中爲石閘二。廣惠南北俱濟源縣東石

梯取水岸口視通濟得三之一底視岸口得四之三深一丈
北河長四十二里派河十中爲陰洞二大小閘九南河長三
十三里派河十有三中爲陰洞一橋二閘如派河之數二河
俱復入沁康濟自趙家莊取水濶一丈五尺深半之派河十
有一中爲石閘三橋四普濟自翠筠觀東取水濶二丈深得
其十七派河十中爲石閘二石橋五陰洞三二河俱長三十
餘里次第入於沁惠民自泉源取水濶七尺深倍之派河六
中爲大小閘五長一十五里亦入於沁其舊丹沁支河之可
葺理者悉爲之啟其塞暢其流焉由是四境之田無不受水
利者河內喬尹翔鳳謂大夫是舉且貽懷民百世利欲勒諸
堅珉以垂示久遠迺纂述顛末屬四維記之夫河內自秦漢

來民擅河渠之利其疏浚築捍防害永利當必代有作焉乃
今上下數千載間溫節度譚總管之外無聞焉二公固表樹
閔鉅餘豈繄無人特以紀述不存故耳且元史載總管功猶
唯曰沁丹水作者名氏已遺佚不可覩矧遠而千載下載大
夫並浚三河其興建視溫譚尤偉不慮後無聞第以作法貽
遠欲使來祀可述儀監不遠當必於斯文考焉大夫名誠字
勉夫由工部郎出守懷慶起家已未進士云

重開丹沁河渠記

婁樞

懷慶地狹民稠役繁賦重古稱富庶者以有溝渠利而雲雨
由入也丹沁二河皆自北而南下穿大行以達河內之境丹
東沁西相距五十里沁出山處枕濟源河內之交東南至郡

城又東南至武陟逶迤百五十里入於河丹水歷長平之南
萬善驛之東出山僅三十里會於沁以達於河丹分十八支
派沁分五渠俗稱五龍口曰利人曰豐稔曰廣濟曰溫潤曰
減水而五渠又東有支派引水灌田三代以前無所考志稱
秦渠至漢劉頌爲河內太守表罷三公水碓而民獲其利則
秦漢間已有之流久善汎岸久善崩變漑爲淤利爲病者勢
也洶於止突若隋盧賁唐溫造崔宏禮元譚澄代不乏賢我
朝宏治以前屢有濬塞張寅碑可考七十年來利人豐稔通
行而廣濟諸渠久塞隆慶丁卯文安紀公自冬官郎來守是
邦明年戊辰自夏四月至秋七月不雨公詢諸故老論諸鄉
之凡陳興利以祛旱災者不臨以勢不限以時於是四境之

民或告開廣濟河或告新開廣惠南河廣惠北河或告開高
橋河普濟河青衿王三汲輩請於堯王泉開惠民河公慨然
曰前人開河以爲民後人乃不能因勢而利導之是所謂弗
肯堂於底法弗肯播於旣蕃也乃徧履其處窮廣濟分派之
源於五龍口間有存遺址者面濶四丈因濬之深二丈底半
之建橋閘四十四長一百五十餘里可灌田五千餘頃廣惠
南北二河亦播流於沁之出山地名石梯者俱濶一丈五尺
深稱之底得三之一南建橋閘一十七畧流三十五里入沁
河灌田二百五十餘頃高橋河易名康濟河下流雖存而上
流久淤乃疏濬三十餘里濶一丈深八尺底稱之建橋閘九
可灌田一百餘頃普濟河濶一丈五尺深一丈底稱之建橋

開九長三十里可灌田一百餘頃康濟河播流於趙家莊舊
濟河播流於翠筠觀俱出於丹而入於沁惠民河則引堽王
泉以過五花泉濶一丈深稱之底半之建橋閘七行十五里
附廣惠北河入沁可灌田五十頃六河共修橋閘九十九用
夫五千名公又措穀五百餘石以食之亦古人興作救荒之
意也湖河作始於隆慶二年七月落成於明年二月以數
萬家千百年之利而成於五十人數月之間巡撫李公擊節
歎賞以爲河渠成效甚速爲利甚溥惠澤及民當與河水共
長者也夫旱潦者天時也溝洫者地利也引而導之者人力
也極人力盡地利以相天時之不及者善政也前輩穆文簡
公有言江北之待天時不如江南之盡人力盡江南之人力

不如修三代之善政公可謂修三代之善政者歟政成將遷而河內之不能久留也宜勒之石以示後世同德之君子得有所考無俾世迷

重修府君廟記

郝綰

懷慶郡城之東四十里曰清化鎮舊有祠一區祀崔府君之神莫究其所始立可考者金天會己酉雲中韓侯監是鎮國朝正統丙辰鄉民賈志大等再修儒學教授燕梁爲之記歲久棟宇支撐瓴甓破裂且門垣傾頽鞠爲荒汚之場觀者病之正德紀元仲夏鄉民蔡蘭侯仁等拜禱祠下出而悵然乃僱工掄材增亡新敝益加黝堊更立前門四楹繚以崇墉以時而啟閉灑掃於是煥然一新而凡有所祈禱者雲集矣龔

石介藩掾孫某丐予紀其實按神生於隋諱珏字子玉唐貞觀間歷長子淇縣滏陽令擢爲蒲州刺史所至除虎祛狐禱雨治人有功及民民歌頌之神旣沒而陰烈顯著尤多蓋正直英偉之氣有未嘗息者故自宋金以來累加封號廟祀不絕禮所謂能禦大菑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神於此可謂無愧矣然則今日廟祠乃崇德報功之宜然豈淫祀與徼福哉或有疑神之功德雖大然此非過化之地者是不然日星麗天無幽而不燭泉源行地無處而不到而謂神專在於一隅豈理也哉抑以見守令之功德於民者民雖不親被其澤百世之下聞風慕義猶且立堂肖像敬事不忘而况於親被之者其視囊金捲土殃民之令生遭刑憲沒世無聞其

賢不肖何哉然則是舉不獨見民心秉彝之誠亦可以爲
今之有民而者勸也予故樂書其事而又作辭以遺之使歲
時歌以祀焉辭曰神聰明兮正直沒千載猶一日王歸藏兮
淫陽神遊八極兮四海翱翔祛妖狐兮驅猛虎蛇斃於水兮
民安堵神歸去兮春復秋我民之思兮日悠悠鬱芬馥兮神
至止風飄幃兮雨潤几奠桂酒兮蘭卮神舍此兮安之願福
我兮壽我屢豐兮慰我民之思

袁公祠記

楊之璋

我郡乾方五十里遙曰枋口山者引沁水環流郡南縣互一
百五十餘里是爲廣濟渠一開於宏治九年開府海虞徐公
奏議重濬再開於隆慶三年太守文安紀公然皆土口易淤

河內縣志

文詞志下

卷三

下流渰沒利不敵害旋興旋廢萬歷己亥夏鳳翔袁公來尹河內下車初值旱公步禱境內山川雖百里不憚勞也繼謂水旱宜備詢渠之應復者得廣濟屢廢之故乃知廣濟非石口不可因謀鑿山腹爲洞以通沁流分布正派餘波以殺水勢蓄洩有時會議既定檄其事於三院三道遴邑民侯應時等若干人分授之俾應時總其成應時嘗任督工三年罔間公捐俸餘佐費約支萬金洞開獨委應時再住二年修砌閘橋工始就緒延流二百餘里視昔較遠灌濟河溫武四邑民田數千頃除軍屯不願霑潤者無夫役之勞因無灌溉之利餘各照夫定水享利有差公更慮修葺無資無以計長久再設廣濟一倉買民田二頃四十餘畝坐落利上鄉陸圖南魯

等村召佃戶梁鵬等種歲除穀百石以需用甲辰公內遷去
知應時忠於所事俾守其利百折不變於是應時德公公愈
重應時遇甚厚應時銜感公知慮去思之莫能申也卜所住
郡西二十里許李家橋邨空地一區創大門重門各二楹東
西房各三楹中建正室四楹肖公像以歆祀外繚垣墻以妥
神棲每歲七月八日爲公初度應時齋醮三日以報公恩先
時嘗度地可樹者植柏樹百餘株今皆約圍尺有五寸蔚然
成林祠宇所費不下百金皆應時田所入與家所素蓄者未
嘗以一土一木遠取諸人廣濟支流曰大豐堰者沐河潤之
澤激忠義之倡畚鍤之勞間亦有愿助者經始己未之夏落
成是歲冬杪凡八閱月而功方告竣應時謂予論詳謁予請

記嗟嗟嘗讀史至桐鄉之感峴山之思猶謂事或溢美以公
觀之豈不信然夫桐鄉峴山之民民雖不同要同此心去危
就安誰不如我惠政所鼓寧容不深銘佩之懷惟公噢咻之
衽席之五載怨勞萬年永賴視桐鄉峴山之德孰淺孰深彼
民也漸漬恩膏陶淑禮教無惑乎去而思思而久儼然廟貌
血食於無窮也否則一時革面終掉臂去耳安所得歷年愈
久而去思愈殷者乎雖然公天性仁潔宦蹟所到惠政居多
公知畢乎分內歸仁之機沛乎莫遏如是公又何嘗責報於
其先耶今上改元春公以開府銜命守遼城陷死難精忠大
節照耀古今懷民痛公淪喪所在皆巷痛罷市思慕悼惜抑
抑若是之深且切也今公往矣應時行年六十有七景逼崦

崑誠恐異日公與應時德音莫考姑述顛末以垂諸後俾侯氏子孫心祖父之心承祀事於永久且令瞻廟貌讀斷碣者更仰公之風於不朽矣公諱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陝西之鳳翔人起家乙未進士厥嗣象賢鵲起未艾曰楷者王子復薦於鄉人謂公忠孝之報云凡厥夫役詳勒碑陰天啟二年歲次壬戌中秋之吉建祠廣濟洞口總督公直侯應時立石

鑿山創河記

高世芳

枋口四圍皆山其突然崑然無如南峰沁水自北來直抵其下轉而東約百步峰盡地平其支而南者爲廣濟民河云其河濬發於濟源盤繞於河內波及於溫孟武陟浸潤二百里溉灌數千頃漢云河內殷富其在是乎第累沙爲口易決難

浚方浚卽決利不償害往弗具論自國初以來幾經廢弛而
今之堙者四十年許非鑿南山以通流泉其何永賴之有我
位宇袁侯弱冠聯魁宰鄴旁邑以練才調河內始壞山爲穴
工臥而鑿之漸下而躡漸下而俯已而若城之有門有黑石
焉橫山而臥形若大屋性若頑民命力士操利鎚弗入也以
火焚之亦自若侯於是先之以烈火繼之以利鎚鎚而火之
火復鎚之日以百刻而僅減毫末弗開弗止也相傳此山之
下爲河此河之下爲潭初則舟人莫測其底及工未半而壩
石平之其在河之滸望之若嶽亦大有神力矣且洞之未通
芒芒水穴石勢虎鬚侯偃僕入視不憚再三石工因之而忘
其勞督工因之而竭其力秋毫皆所鼓舞焉工費不足繼以

俸餘曾不追呼民間六事之內布衣菜食未聞有崇內累帛
之奉計工自北而南穿之爲洞者四十餘丈高二丈闊八丈
自上而下透之爲河者濶如之高十數倍長三十丈餘口分
爲二大段吞也巔累重門觀水勢也置閘以防口置機以懸
閘也渠開減水禦暴溢也堰列川流引利澤也置買公田備
修理也砌幫以石護長隄也設夫守河與夫攬越之爲慮綜
理罔不周至夫然後於濬發者盤繞者波及者浸潤灌溉一
如古昔而一勞永逸矣邑之縉紳士子咸欲立碑以垂不朽
不以愚不文而屬筆於愚因驗其事據事直書不知枋口遊
人亦有如劉定公之館于維汭者否

南門寇公祠碑記畧

石維嶽

懷故有公祠在北郭含秋亭內萬歷十二年太守朱公新之
至二十四年太守江公又新之僅爲塗墍存遺意耳後爲沁
水衝嚙則蕩然矣夫含秋亭爲郡人士登臨遊賞之所爲位
公於內非專以奉公余承乏茲土首訪遺蹤爰於郡之離位
得地爽塏卜日鳩工庀材爲堂三楹翼以棚廈建坊爲門繚
以園垣展拜之餘翼如屹如與嚮之在北郭者頗覺改觀而
郡人士亦咸欣然適協於心也是役也起於天啟六年四月
初六日成於是年七月十五日云

陳公廟記

國朝方苞

陳公廟者河內之人不忘故總河陳恪勤公而作也康熙六
十有一年河決馬營口公請於

朝凡三至河內循故道䟽下流飢不遑餐倦不遑寢病不遑藥以身先役夫而董勸之自秋徂冬閱月凡五南北壩合而復潰者四三誓於神願以身殉衆志咸奮克成厥功而公遂彌留矣所謂以死勤事者也今

天子御宇上清下寧百神受職洪波澄澈亘數千里引河自開不須䟽鑿隄堰閘壩之工爲焉而斯成築焉而斯固民忘負薪捧土之劬官有進級紀功之賞休哉天之所以應

聖德惠蒼黎惜乎公旣歿而不及見也於是河內之人聚而言曰前者廣武山下王家溝之引河不開則馬營口不得而塞馬營口不塞則是魚鼈我也公不愛其死以衛我民俾得延朝夕以復覩

聖天子平地成天之烈於今日若之何忘之乃告於邑令徐君石麟相與伐木鳩工爲廟於郭外嘉應觀右寢堂門廡畢具士人張謨荆鵬展金永齡張孝先等實司厥役父老子弟不令而趨有弗服者若捷諸市始雍正十二年九月越十日丙午落成徐君來請余文刻於繫牲之石先是

上諭撫臣請祀公河南賢良祠而懷之人猶拳拳焉專其敬於公者以公嘗陟降上下於茲土其神如或臨之也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其懷人之謂乎乃撮公濬河大畧書之且係以銘告後之人無忘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廣湘潭人持身治民所在皆著聲績爲時名臣銘曰昔河之溢滔滔東流沁水交漲漫及張秋公來自汴底紆廣武道河南行俾復其

所我芻孔亟公涕如雨再決耳塞有萬其杵馬營旣陂充冀
旣寧公歿而視俟我河清

帝曰勞臣鞠躬盡瘁秩祀賢良俞哉廷議惟此懷民立社以
祠匪私匪媚明德是思我田我廬報以廟食公功不刊視此
樂石

聖駕巡幸明月山寶光寺記

范泰恒

今皇帝念切民依宵旰不遑乃於乾隆十五年九月之望恭
奉

皇太后巡狩觀嶽道覃懷而歸幸明月山寶光寺臣謹按天
壇玉屋爲太行首峯律鬱盤東行二百里景便奇絕翠柏萬
株彌漫巖谷背隆起兩址相抱如環故曰明月山寺則創自

金歷元明形勢漸著至

本朝而大備。巖石嶂列軒五楹而厥其前。嵩屏河帶指顧可見。左側爲大士閣。飛簷層構。出松杉而清流曲折於階除者。則課蜜泉也。又東有殿曰藏經。南下而勢復起。覆以茅亭。翠竹百竿掩映蕭森。右爲方亭。類四明車緣磴而下。石室三窟。以祀呂道人。室西有洞。外狹而內寬。相傳爲倉公宴息地。循徑南出。石壁長列。廣亭翼之。左右雜植畦菊。扶疎燦爛。殆山間而具園林之觀焉。旁起石臺。青松孤出。槎枒偃蹇。擎雲攫空。上踞六面亭。朝旭東升。影出林隙。可舉目得也。隨步左右下基平而廣。有殿三。最後曰水陸殿。旁各三楹。前爲大雄殿。又前爲天王殿。殿與閣相植。閣昂首而三殿其腹也。階下雙

井湧見不竭不溢前殿古柏數株挺挺直立若拱衛儼空門
護法也兩廊環繞僧寮紆複以達於山門其外石坊對峙東
山勢稍昂爲鐘樓西南坦而長殿楹三以便瞻眺蓋鳳凰臺
舊基云或曰天壇山高擬帝闕其下千萬巖巒若堂若室名
王屋實惟王者之居而軒閣聳出列奇紛綬殿宇寮舍蔽虧
山坳此亦離宮別館也望幸之所於是乎在不其然乎

皇帝恭奉

皇太后清蹕泣止登殿瞻佛幢幡疊掛懸額列聯

宸翰親灑蓋自開山建寺以後

玉趾來臨頒賜稠疊增重名山而爲象教光六百年來實無

倫比抑臣恭迎

文詞志下

卷

聖駕仰觀

天顏每顧黎庶欣欣色喜而登山正位曠望高深田塍如畫溝渠交錯凡此老幼婦子皆我

列聖以來休養生息我

皇上十有五年撫摩鞠育以有今日也則所以立道之綏動之以永奠於爾萬姓於茲尤切夫求莫懷保巡方觀化聖天子之事也奔走述職以揚休命守土諸臣之職也而述盛德揚芳徽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則述在史館紀載之職之所宜任也臣泰恒不辭不文謹據實而紀其事時守土者河南巡撫臣某懷慶府知府臣某河內縣知縣臣某得備書云

重修玉清宮玉皇閣記

范泰恒

王者體國經野舉政布猷特重鬼神之祀故自名山大川先
聖城隍之列在祀典者咸作宮以妥神靈司土者主之其他
梵宮道觀一聽民之所自爲而隨地祈報創新修舊較祀典
之列爲尤多考其故似無關於王政而民物滋豐財力充裕
又惟旣富方穀人心向善之時乃能出其贏餘竭力於此此
固承平之象而久道化成者之明驗也懷慶郡城後屏太行
帶丹沁大河嵩岳隱現南映地狹人衆城池崇深自司土者
祠祀而外琳宮禪宇錯列城內外不可勝數而城內乾方高
臺聯起杰閣聳峙自隆興寺外則有玉清宮蓋吾郡自明初
迄今以生以聚已四百餘年中遭流寇之亂大河北幾無堅
城而吾郡獨完以故祠廟之巋然而存者蓋不止此宮也嗚

呼積時多而大觀備非以其勢而然耶迨其既久此宮棟宇之毀者象設之墮者黑白丹青之剝落者蓋瓦墁級門墻之損塌者日替月虧亦甚矣加以乾隆辛巳水災人物淹斃屋宇蕩傾卽方外之宮或不免蓋其敝抑又甚近日祠祀修整或以次舉而尙未備若此宮幾無人過問而歲辛卯河內今謝君修之自宮前綽楔宮內之紫金闕通明殿玉皇殿及前後兩序之配宇周圍墻垣各加補葺而大羅殿及臺上之虛皇閣者則猶有待癸巳冬吾弟在文偕表弟何昭蕩同鄉李文菴發願修葺闔郡響應皆殿大字悉復其舊臺閣稍加點綴更覺宏敞又按此閣創自正德五年順治二年修葺之計一百三十年矣迄今癸巳亦一百三十年前後相繼若合符

節倘有數焉於其間耶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事何
在不然哉而非物力裕而財賄豐衆善竭力適逢其會豈能
出創而敝敝而復修至再至三二百六十年間疊成魏煥以
至此耶余生長於此幾七十年日擊生齒日繁物力耗竭辛
已後城內外一望黃沙卽謀生且不暇給矣乃在文三人有
唱斯和盛舉頓成豈非人心向善而豐亨豫大之肇基乎久
而復盛以還其初卽此宮亦信而有徵矣近年來余羈身於
外聞此盛舉胸中欣幸勃勃不可止適在文求記因書此以
歸之抑作善者患弗繼耳樂而不倦舉所謂隆興寺者並理
新之他日登雙閣如凌雲近挹丹沁遠眺河岳始可極懷郡
之大觀而無憾也余雖老尙欲執筆以俟

重建古陽隄迴龍廟記

沈榮昌

懷慶府城北門外有古陽隄上建迴龍廟以禦沁水之衝其創建均無可考然明成化間沁水搜城時郡守日照陳公修復古陽隄教授李達有碑文正德十二年郡守郊城周公復修隄有尚書何文定公文皆云西起迴龍廟則此隄此廟明前舊有之矣

大清乾隆二十七年辛巳夏秋連雨如注七月旣望衆山之
水奔騰匯流城北丹沁兩河並漲遂嚙古陽隄圯其廟決北
門入城爲大患其狀累載修城垣記中計自成化十八年壬
寅至此二百七十有九年豈地氣然非惟人力無能爲卽鬼
神亦不能違邪仰賴

聖天子恩膏普逮民復其所少司農豫章裘公曰修衙
命拊循履視隄堰殘缺不可數乃下詢知府沈榮昌河內武
陟諸令共議奏得

恩綸借帑金以贍民自河內達武陟沁河兩岸隄工一百五
十餘里皆爲補葺而古陽隄爲之首河內令李如龍專司經
理縣丞嵇鳳朝實始終之先補正隄三百四十餘丈恐沙土
不堅乃更於其外築斜隄二百三十餘丈護以埽工又於其
西築挑水壩廣袤約六十餘丈圍埽六十餘丈隄旣固矣乃
卽於其上重建迴龍廟北向門庭三楹內院中爲正殿三楹
敬奉

皇朝勅封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之神

勅封靈佑襄濟黃大王之神西爲天師張真人東爲龍神昔所供奉者如是仰冀神庥爲吾民保障也東偏三楹迴以曲廊又東齋室兩楹爲官僚巡工休宿之所又東爲堡房庖湏墻宇咸匝始事於壬午七月閱五旬畢工以鎮海寺僧賢然就近爲住持司啟閉知府沈榮昌旣題詩恭紀

聖恩乃志緣起於石其勲事之紳士耆庶及飯僧之舊日廟中租籽地畝蓮塘並志碑陰

河北救荒記

康基田

自古救荒無善策倉廩之發可暫而不可常更易設粥比戶之賑易放數十萬人之粥難給然至民困已極流離播遷之時非粥不能濟急惟以不可常恃之勢當力竭告匱之餘智

勇俱困德施不能善其後而人心之誠無不至天必應之至
身歷者心知其所由然遇之於天幸不能以求而得也中州
河北古稱富庶然民間鮮蓋藏庚癸之呼散離相繼癸卯甲
辰間歲大祲兩閱夏秋無雨赤地數千里民無所得食死亡
困斃相枕於道河北尤甚

皇上軫念災黎賑緩兼施截留漕糧十萬石以濟口食而災
重戶繁坐食殆盡沿河原武陽武修武陟之民老幼乞食
於道黃河渡口跪而求食者擁擠塞路客商往來不便時余
觀察河北目擊心憂立意煮粥給賑與武修各令議公捐廉
俸照依部定穀價存庫收成買補提取存倉穀石碾米煮粥
又稟奉畢中丞批發留清米一萬石濟用等定章程選誠實

謹事專管粥場每飯必親嘗委縣佐李耀祖總司其事粥廠
初設于原武之東大寺赴食者衆地不能容寺東有隙地十
餘畝原武舊書院僻在縣之西南隅年久坍塌乃移舊院於
大寺之東令灾民領簽運料給食不數日土木諸料運齊集
匠予粥攢辦通縣之匠畢至閱二旬書院通工告竣而是時
饑民正盛聞風偕來復設廠於武修適中之二舖營與原武
分廠給散設立腰牌每縣令各地保帶領本莊人戶請領點
驗無頂冒重複按名給付牌上註明月日各戶到廠每名給
粥一大杓腰牌按日硃點以杜復領滿月照填另換鄉民每
莊彙齊本村腰牌挑木桶數担照牌總領分給各戶三四口
之家得此一杓米粥再加水傾粥入釜合野菜拌煮一杓之

粥足濟數人之食饑民沾此穀氣便得不死然自冬逮春各縣倉穀已完留漕萬石之米食盡請領人數不能減少余憂其無以爲繼也不得已訪有某大戶囤米萬餘石不肯輕售乃令修武令朱近曾設法招之來余親至其所告以誠而善諭之照時價若干萬緡給以印票藉得展給月餘迨四月初旬李耀祖來告曰厰存米石僅敷七日之用矣爲之奈何余曰且姑待之越日李耀祖復惶遽來言曰米只足三日之用矣數十萬人不去爲之奈何余仰天嘆曰事至今日無可如何人果相食惟以身殉耳何能堪此待盡之民也是夜二更時忽雷雨滿盈甘霖大沛連宵達旦三日乃止粥厰無一人來領者詢知得雨後地氣發生鄉農之服田疇者急布種蔬

年夫工缺少待賑窮民受募力作散去八九皆在田間不數日青葱彌望業佃相資復還故土畢中丞聞之曰富鄭公之賑青州不是過矣初河以南開歸各邑尙可自支勉種秋麥至冬居民不能存多逃亡四散僅餘空壁河北得生之民復趨南岸刈麥全活愈多嗚呼數十萬哀鴻當凶旱兩年之久得延殘喘復保生全謂是人爲之與人力固有不及之時矣謂是天爲之與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豈不諒然哉厥後河北民復安業沿河渡口皆近地居民受渡每聞有人自南來者輒云是活我一方百姓某公之親屬也急渡無索費數十年不忘夫以余濟民於困出於萬有一生之時惴惴憂覆墜之不暇幸而得天之助得與林總共戴

昊穹爲思議所不及曷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顧事係一方利病民之安危生死所屬不可以無述也是爲記

懷慶廣濟渠記

康基田

懷慶之廣濟渠引沁水出河內諸縣境昔之秦渠也唐崔宏禮節度河陽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嗣復塞溫造帥河陽奏復之民資其利宋元遞加修濬上源爲濟源之枋口水流經孟縣入河內歷溫縣至武陟南入黃河溉五縣民田然當時止開渠引水沁水盛漲隄堰時有決壞難疏易淤惟鑿通道水有節制享沁之利復避其害策之最上者前此未經議及也創開山洞自袁應泰始萬歷二十八年應泰治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爲渠廣八丈長百五十里成二十五堰分道下

注均漑河濟溫孟武陟民田數萬頃利及隣邑年久復塞

國初

浚治時勤然上口水碇截流沁水挾沙而來分洩無

力流緩沙停至乾隆三十年後漸淤漸滿水不能通戊戌春
余奉

命來守履渠相視亟謀疏通適有時和驛河上之役協力修
防旋移調開封未及舉事癸卯春擢任河北道受事之日先
議開渠爲第一義檄懷慶守布君顏專理其事用民之力均
輸合作測定寬深丈尺一律疏治沿河食力之民踴躍趨事
兩閱月工竣水四達周通五縣均沾歡聲盈路豫撫何公裕
成其事事載中丞疏中語云利不什不興水由洞進無冲决
淹闕之患什利也因民之利而時其修浚以佚道使之袁公

之利澤遠矣吾聞袁公撫卹夫役治行冠兩河初令臨漳爲民築長隄四十里捍禦漳水之害有是心始有是法心袁公之心而踵其法前以勞成茲以逸治豈不休哉

重修三皇廟碑記

張鴻業

間撫邃古軼蹤獠獠狃狃上下若枝鹿其闔茂時歟自神后遞踵德隆者皇之臚爲三後莫能四也皇而天者七曜釐皇而地者九垓奠皇而人者烝類輯躋哉流澤無垠浚澗用啟帝絃之恢也權輿於此矣祁姚氏滙厥成爾夫荷其庥者豐其報三皇氏丁鴻蒙之宇洩天苞剖地符亭毒萬彙迄於茲不限遐區其撻擻而尸祝之也尤宜迺有廟於太行之左者繇祀久且圯廢焉僉籌所以新之者里左居士某穆行人也

慨然若梗於懷喟於衆曰有始者有始始者洪荒者邴隆之
始也葉則遙匪吾君宗哉爰倡首輸資若干緡蝨者更之頽
者植之址之隘者廓之采之渝者煥之迺堅迺繪厥構禕而
曩之蒿目於斯者罔弗侈然快觀焉屈落成於余乎丐辭余
仰惟皇初距今表世則百而累紀歲則萬而累揆厥所元雲
火之所不及紀撓頡之所不能賅宜媚茲之隔也久矣而僻
陬之萌且蚩蚩焉作其肅享其悃不啻慈嚴之戴於靡涯是
知泐古之澤未湮而標季之人心自古也故揭其概於貞珉
云

傳

王方伯傳

國朝蕭家芝

王所用字行素號賓吾河內人始祖履廬墓墓產紫芝七世
生公公八歲失怙恃依舅氏下帷攻苦尤屬意史學登明萬
歷戊子賢書修邑志雅有典則庚戌成進士知福寧州潔已
厲治有海寇嘯聚千餘人公下車卽成擒尋調守澤州澤距
懷百里而遙裹糧而往一絲一粒無需於澤澤強藩魚肉士
民者胥戢翼然藩祿久資前吏中飽公悉索給諸藩諸藩感
且泣下報最爲天下第一擢車駕員外郎陞武庫郎中調職
方司故事自總兵以下率輿金爲最公槩謝絕及出爲陝
西大叅車一輛蒼頭二人而已頃之以疾請歸越二載強起
爲山右大叅尋晉秩方伯備上黨兵一以澤州之治治之上
黨以紬甲天下月供備兵使者樣紬十二端例也公悉蠲除

上黨至今無供樣細者會有墨令噬民民不堪命公刺泊不
少假令嗾有力者以蜚語中公公振衣歸里構書香樓兀坐
課子所著廣金人銘寧儉約文會堂祝訓書香樓戒語邑人
傳誦不衰懷遠晉人以負販抵懷者過公舍鮮不置所負
以手加額跪而後去閭人不知負販者姓名負販者亦不
令閭人知姓名也潞澤有祠祀公每值公初度叟嫗數千人
倚杖襁兒以香華奉公者如堵詳澤潞名宦志明崇禎十四
年中州學使蘇公杜允府請春秋祀公

成刺史沁菴先生傳

河邑賢令長代有之其最著者無如沁菴成先生先生諱王
臣字廷弼沁菴其別號也居郡北郭丹沁兩涯之間爲諸生

時嘗從父游輩洛流寇方張孫白谷由秦關進勦駐節成皋
虎牢諸要地會大雪瀾山谷河南北轉輸道塗饑寒不能炊
先生煮粥爲餉活無算順治辛卯舉於鄉署襄城教諭端方
謹飭勤於督課襄人士欣欣知嗜古雲蒸霞蔚爲中州人文
淵藪直指李公薦其材遷三河令祝民如家人父子凡有興
除必大愜其隱舊河郵傳往來逼近輦轂一切糜費責辦田
間閭閻疲於奔命先生循國法俾在官領之一邑息肩值修
陵寢寒威膚粟役夫負石冰上手足皸瘃無完膚先生麾之
去代以車牛衆皆感泣呼父母事聞

賜衣褒之比挂誤洵民數千人籲闕請留 俞允復俾留任
後攷最第一擢景州乞省覲 予告歸養數年母司太宜人

卒哀毀骨立營葬盡禮服闋仍補景州牧景之有力者懷金私謁先生正色斥去治景一載亦如治三河云 帝嘉乃績將大用之先生忽致政歸歸則構知足書院於沁水之陽課子姪讀書其中一盂一盤恬如也子通端謹如其父而循循爾雅尤爲鄉里所推以博士游成均

勅授儒林郎代先生請封寓京邸三河童叟爭攜羔酒慰問起居談及昔日治洵狀莫不泣下者先生貌偉岸美髭髯惠中而褻外事必規諸義而後發生平以孝友爲先人所遺田園悉推以讓兄濬河渠減糶焚券及婚葬之貧不能舉者皆恃之捐館後三河父老過懷者輒泣墓下仍建祠羅拜揮涕而去

賈冊馨傳 李標

諱光烈字冊馨世居郡城西偏號西賈氏君童年背父依伯兄成立視伯兄如父自爲諸生至仕宦歸來凡事諮而後行事邱嫂不冠不入也攻制舉業爲博士弟子試輒冠其曹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釋褐英德縣新聖廟設義學以興起教化爲亟先是英邑有驛曰湏陽又有清溪驛民甚病之公謂地非極衝大僚行李之往來者供其乏困足矣何乃多立郵傳俾公私費耗乎力請裁去清溪驛英民大悅英民王宣聘劉文文旣問名而宣家中落無以備六禮文欲毀其盟訟于公公瞋目謂文曰男女大倫生死不可背負渠欲使女以貧富爲去就乎趣吏舁我肩輿來至則使宣迎婦歸仍出

俸金使治敕具頃刻而辦英人爲之歌曰椽史娶女從事具車錦襜褕繡襦襦鼓聲殷殷迎者姝闐城蒞郭歌且飲陳某者大猾也以氣力漁食閭里通輕俠所爲多不法公下車叩門上謁公戒門者勿與通其餽遺又無所受陳素驕業已漸于閭里比課農至其鄉陳大恐以爲且按已也聚衆爲抗拒狀公笑曰鼠子敢爾以我爲孫子嚴不能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乎竟擒治之及歸署邑人持香華迎道左者數十里不絕有龐眉皓髮年九十餘願一識面曰往日邑宰爲豪強鞭朴小民今爲小民鞭朴豪強不知何等公遂令豺狼不復橫道也乃其黨以蜚語中公竟由此解組去其始至英也城內居人數千家閭外茅葦彌望比去官邑屋櫛比四郭堡聚以

十數家本素封宦歸後田園減于昔時有唁公者公笑曰我道當如此也日韜光沉飲不問戶外理亂人以關白事相托醉以醇酒昆弟當析居推上腴予伯兄兄辭宜均之公泣曰吾輩少失怙兄辛苦持門戶烈與季弟從容事佔畢誰之力也兄春秋高矣不堪食淡攻苦寧能效闔闔兒握籌持算乎一門羣從三十餘人循循然誼若同胞雅有汜毓家範子亮選溫雅有父風

蕭紫眉小傳

喬騰鳳

蕭家芝字紫眉爲人慷慨負氣不侵爲然諾少好三傳及司馬遷書文章道潔高古力追作者河內令王公漢甚器重之督學黃公閭中奇其文呼爲蕭兄而不名以順治丁亥進士

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陟郎中將恤江左刑大司寇某陰屬以
事芝持不可曰公欲我殺人以媚人乎大司寇尋亦悔曰君
言是也明年惜刑三晉行部郡縣縣役密持三百金以獻曰
此重囚金也芝怒呼至廳事重朴之仍謂讓縣令由是人不
敢干以私開釋大辟七十人直指使者今司空關東高公詰
以宥多狀芝正色曰君當論公私不當論多寡果私雖一人
亦多否則累千百何傷乎直指偵果廉反深相結用其言蠲
罪者贖贖巨萬每下筆卽曰此蕭使君活汝晉人大悅事竣
垂橐之都爲忌者所中以失出降一級遂拂衣歸居丹林三
十餘年不求仕進地方有大徭役大利弊往往建白中機宜
當事亦多傾聽有丹林集六卷卒後刊行於世

張節婦傳 范在文

節婦鄧氏者張廷桂之妻鄧子榮之女也生而端莊寡言笑
甫垂髫足跡不出內闔年十六歸廷桂逾載衣
不解睫不交者三閱月廷桂病劇語氏曰女少艾而無子父
母年老若我何氏嗚咽不能出一語以手指心示之廷桂曰
能若是吾無恨矣遂瞑氏慟絕者數四因翁姑在不敢死也
時門內無期及親而族中亦無可嗣者氏早夜焚香祈早得
繼嗣歷八年翁姑相繼歿猶未有可嗣者氏呼天泣曰嗚呼
未亡人竟不克爲吾夫立後乎語未畢血隨淚溢聞者莫不
哀慘更三年一夕夢神謂之曰俾爾子光耀爾家驚而寤聞
剝床聲蓋氏有族嫂方孕至是而舉丈夫子焉卽撫以爲子

名之曰耀先神所命也愛之逾所生稍長延師訓之不少假耀先或怠於學氏卽涕泣不食耀先懼益自勵以故入太學遊四方終身無過行氏之力也先是廷桂存時舊有地數十畝廷桂歿其父年已高因痛子益昏毫不復能治生產地爲個人侵削殆盡氏亦若不知者惟竭女紅供翁姑甘旨廿餘年中妾生送死及耀先束修之費皆十指所經營也耀先旣長氏乃曰今而後可治諸奴矣出舊所藏冊付耀先將質於官諸佃大懼盡返所侵由是家小康乾隆三十六年里黨以氏苦節狀上請大吏聞於朝得旌如例又三十年氏乃卒論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方廷桂之歿其嗣亦幾無望矣乃氏以匹婦之誠呼天請命十餘年不少懈卒蒙神佑獲

令子豈偶然哉氏治家嚴肅雖晚歲未嘗出戶予居與之比鄰少時每聞其號泣聲輒悲慘竟日乃五十年來卒未嘗一識其面嗚呼賢矣

陳烈婦傳

賈湘

覃懷郡西之孔村利仁河自北而南析村爲二河以西多陳姓亦號陳村其實俱孔村也陳烈婦者李氏名德父友信河東農家也母秦氏篤愛女不欲遠嫁許字河西陳萬忠子廣美婦性恬淡寡言笑年少華豔而眉睫間有冰霜氣隣嫗罕得見其面年廿四歸陳時廣美病已劇不能成合卺禮翁老而鰥無主中饋者婦脫嫁衣裳入厨據案爲翁作膳饘極豐美朝夕侍壻湯藥夜猶數起翁喜新婦賢幾忘若子之病臥

也三閱月而廣美死甫殮婦不哭亦不食已數日矣母憐之
曰以兒好身手何患無佳壻且兒至壻家時卽與壻異屋居
雖再醮猶處子也誰不願娶兒作婦者樂境甚長胡爲自苦
婦泣曰兒命苦不慣尋樂境身已適陳豈容再辱強兒所不
爲誓不涉此河矣母亦泣徐曰兒志已定吾不汝奪壻未葬
兒事不了也意欲緩其死而陰移其志耳婦領之遂復食事
翁益謹無纖芥怨容母亦私自喜不逾月葬廣美及葬之明
日屬翁礪膽刀曰爲翁作麵虞其鈍也翁出心忽動急歸門
已闔室中格磔有聲呼不應排而入見婦屹然立右手屈曲
握刀首負於背血從鬢髮間隆隆下淋漓滿地項與肩幾不
屬蓋用刀猛惟恐不殊也翁哭疾呼族隣畢至秦氏亦至屍

始仆時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婦年壯五歲距嫁時才百十六日耳又二日合葬於廣美之墓河海無虞者其莫不泣下所焚楮帛灰聚成阜羊角風旋而逝約高十丈其之風定灰散若落葉然約園氏曰婦之死烈矣當其未死時亦何柔而順也然幾見天下悍婦人能死其夫哉夫柔則氣沉順則心壹故不以樂易苦彼悍婦人者但知詬誶以求樂耳嗟乎惟樂是求馮道之所以號爲長樂與

賈大令傳

劉大觀

賈大令湘字滙川先世自洪洞遷河內力田有隱德高祖光烈順治己亥進士宰英德有大猾陳啟吾者剪除之藉藉然有神明之頌曾祖亮裕州學正祖宗夔康熙庚子舉人鄉鄒

以孝稱父履信邑庠生出繼世父履泰亦庠生也大令年七
歲束髮就傅英氣壓羣兒稍長發議論以濫竽科第取溫飽
爲恥乾隆丁酉入拔萃科庚子領鄉薦修書四庫得議敘承
乏金匱金匱爲東南文獻之藪名族勢宦狎睨官長雀角鼠
牙動有請托拂衆意則不能久於其位大令毅然以清威治
之手挽狂瀾力振頹俗富室某爲杜氏家奴尾大不掉構訟
多年有邑紳來緩頰以朱提三千爲壽大令曰僕在家窮諸
生也豈不知阿堵物舉世所珍一受奴苞苴必聽奴驅策君
視此措大能受奴驅策者乎其人慙而去是時江蘇大吏採
賢名調君震澤震民健訟甚於金匱一下車先理積牘批卻
導窾有沈滯十餘年者輿情大服監生某嫂孀有遺腹子誣

嫂有玷欲嫁嫂而斃其孤則兄產可奪訊實矣幕客沈姓突
然來以賄動怒絕之銜恨次骨沈恥於家居遁跡福建縣民
曰若人去抵去一虎安得吾父母久居此縣爲吾儕區區
未幾調任元和元和父老欣然曰是爲震澤驅虎官也吾桑
梓有幸得父母此官元和市衢無賴子感額告其儕輩曰是
震澤驅虎官也吾食路絕矣須斂跡勿觸其怒於是訟簡而
民氣和他州縣有疑獄悉委之金壇獲鉅盜七人解司情不
實檄君覆訊君察囚貌狀無克色覈金壇獄詞無切據日夜
推勘乃安徽逃荒貧民也具申文臬司釋之後此案真囚別
縣發覺悉抵於法不然七貧民之命枉羅刑誅金壇令亦肝
腦塗地矣題時福建觀察某擢江蘇廉訪前遁跡沈姓受廉

訪闕書來爲幕客朝夕塗次浸潤數千里大令遂以是罷官
歸田後筆耕舌耕苟且枝梧卒鬱以死是在嘉慶壬申子月
二十一日也大令同年友劉大觀曰吾滙川讀書淹博有特
識嘗與予論古之循吏酷吏心術治術如善奕者熟奕譜於
心一局一著一黑一白弗爽毫髮豈一縣令足以盡之哉乃
以驅虎爲虎反噬無異乎今之牧令皆畏虎不驅以滙川爲
覆轍也

范節婦傳

劉大觀

節婦徐氏河內庠生名坤女幼淑靜舉止不羣得父母鍾愛
擇婿戚黨無滿志者同邑孝廉范桂園以其弟椿園求婚許
之歸椿園逾歲生子汝瑛又逾歲椿園卒徐氏爲椿園守節

九年嘉慶乙亥三月十一日氏亦卒屬續之夕異香滿室族
老鄰嫗競相傳說予不以爲然徵諸邑之齒尊無侈語者實
如所聞異矣桂園受業於予門下謹而信能敦孝友一日奉
母命書節婦事畧乞爲立傳予觀事畧所列節婦居孀屏膏
沐嚴色笑枯井爲心秋霜作面而事姑誠懇如椿園之事其
母恐姑哀其孀遺椿園泉下之慟乃諱其顏色枯槁提攜幼
子嬉娛姑左右若椿園之未逝者迨藐孤稍長飲痛茹悽教
以孝道曰祖母在堂爾父不及事留此一點骨血所望以報
祖母者爾孺子也爾父少孤鞠養成立出於爾伯父氣息臨
絕喉間猶隱隱呼兒子實聞之所望以報伯父恩者爾孺子
也是時汝髮未燥遂如成人初節婦有疾隱忍弗露姑未

知也疾危喘甚苦不支姑臨視榻前猶強起理髮作健容告於姑曰兒不耐汝瑛擾姑攜往外家消遣兒病尋瘳矣未幾乃卒其貞孝出於至性如此卒後姑哭婦甚於哭子不忍歿婦之賢而求文字獎善於寒骨亦可哀也已庠邱劉大觀曰柏舟之操閨閣能知大義者或間有之其不以孀爲孀不以死爲死轉恐以孀與死傷白髮老人之心百計彌縫瞑目方已此可下鬼神之泣矣大節如此諸細事之可傳者可以槩見然守節九年格於例不得旌表事闕風化乃爲作傳用安桂園之老母

書魏復江妻陳氏守節事畧

劉大觀

陳氏候選從九品慶喜女年十九適國學生魏復江復江死

其父宗良前母段李皆已故再繼母劉恃節婦以盡餘年節
婦事姑孝姑卒喪葬盡哀合禮法鄉間稱之復江有母舅老
而孤且貧養於家卒殯葬之復江有同母妹適李氏孀居寒
苦來就養於節婦妹有二女飲食教誨之又家與已
是皆仰體其夫於九泉之下以成其義舉者也節婦子四人
曰德聰德明德正德鳳家祭日焚香再拜起謂諸子曰爾父
死矣爾成敗得失責歸於我一未亡人耕無田笑以餬口爾
德聰德明習賈於市書不讀不知禮義爾德正德鳳就師於
外塾供爾衣食操家務我日任之爾賈不能養家讀不足以
立身是我無母教負爾父矣爾問心何以對我諸子拜且泣
謹受母命今德明已故善持籌致家溫飽德正念母勤

苦負多下發憤讀書入邑庠德鳳就塾師受讀兼習其
兄市廛舊業墜乎守節不徒守其節而孝孀姑卹親屬教
諸子皆合乎天經地義此守節之尤難者也宜書之載於縣
志以維持風化而待數年後請旌表樹綽楔焉

墓表

守拙先生墓表

國朝喬騰鳳

吾郡自許文正何文定兩大儒以道德崛起後先輝映講學
教授於懷孟之間濡染所漸結爲風氣士生其鄉雖歷數百
年往往有巨人長者忠信魁特卽名位不必甚顯而矯節獨
行足使聞之者過廬起敬過墓生哀以予所覩則蕭元美先
生其尤著也先生諱永嗣一字肖鳴河內之萬北鄉人世以

唐桑爲業王父瑀以積行義著聞於國爲鄭藩典寶次子次
純者先生父先生生而端整弱不好弄稍長悅學年十七補
博士弟子員試學宮第一其文傳頌一時中辛酉鄉試副榜
是年天啟改元以恩拔貢太學父母皆早世事後母能得其
歡有弟光嗣後母出也憐之甚數歲輒與同榻臥口毛詩四
子書以授嘗偕過沁舟蕩失足墮先生遽衣履躍入水抱持
之偃仰波濤間榜人競赴救僅獲濟舟中人暨岸上觀者皆
喑喑歎息焉伯父韶無子而厚貲先生憂之卽請以弟後至
再卒弗許以不忍先生故比老檢遺券數百付之先生盡焚
之錢家不問誰何也亡何弟歿母夫人哀憤失常度先生默
默不自得一日中忽狂奔欲爲溝瀆計忽見金神數丈赤面

髮髯皆豎大呼蕭公慰止之導使東東則抵姊舍相勞苦飲
泣而歸母尋亦悔悟先生於學攻苦然數奇卒不獲博一第
而比部君兄弟漸長雋邁未弱冠皆籍諸生乃專一意教子
時鄭庶人涿府校點者虎而冠僂辱破壞富室以百數人爭
賄以求免卒不免先生家故饒田皆腴美諸校心欲之未有
以發人皆危之先生於門左構一樓攜二子讀書其上檢視
僮僕出入身不肯之城市亦不與宴會見親故寒溫外無他
言如往者三年庶人敗竟免嗟乎先生之有以處患也夫小
人之卒章善矣彌讒妒惡道固無如敬恭哉尋庚申辛巳間
歲異荒人父子相啖食死喪幾盡先生減穀值之半以糶簿
注糶者姓名口數多少人率日不過升許日逾是將爲負販

者居奇也且吾虞不繼鄉黨賴以全活者甚衆誠心濟物皆此類也往者士蒙萬歷末年之弊因陋就簡綴拾讐語號爲舉業見一言非恒所習則羣起笑且排先生獨購左氏太史公昌黎眉山集及少所讀大全性理諸帙使比部兄弟寢食其中又爲廣置先秦兩漢遺書晉魏間金石文字使博覽無所不見居近太行富水竹每春華秋霽則令散步澤畔或登探月山水峪諸名勝竟日忘返又或相對彈琴宮商鼓應先生坐齋塾聽之神色怡然甚自適也至於燕僻匪朋則惡如鳩毒蛇虺終不使一近有從先生所來者竊怪先生素謹嚴迺縱子游閒殊不可測先生聞之笑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夫山川足以助發奇氣琴瑟可以陶寫性靈士與其捨業

而之他何如此亦爲學乎由是比部湛思研精積有歲月發
爲文章道潔高古力追作者楷書精詣亦具鍾王法時人未
之能知會大中丞東海王公來令河內倜儻愛士尤耽奇河
南北以文贄者無虛日鮮當意見比部文則大喜徧贄賓客
爲立社每奏一藝未嘗不拊手稱善其相慕悅若中郎之倒
屣仲宣廬陵之避地子瞻也許部亦益奮厲文日雄博瀛瀛
乎火攻厥兄王公皆心好之嘗便道過其家察視居處肄業
狀因請見先生笑語移日其爲名流賞異如此旣數載爲順
治乙酉兄弟偕舉於鄉伯子冠其經其明年丙戌仲子魁南
宮又明年丁亥伯子亦進士高第論者於是翕然信服咸以
先生善教子云仲子釋褐爲山西岢嵐州知州戊子迎先生

之官邸道病亟仲子馳馬以迓未至州八十里相見氣息纔
屬猶張目問治嵐狀仲子指天日以對先生領之迺瞑仲子
扶櫬歸不十日而大同變起岢嵐陷沒嗚呼詎不有天哉始
先生之貢太學年應強仕然值國家承平久用人拘資格專
重進士其自乙榜以下高纔爲郡縣吏不敢望至臺司明經
尤碌碌雖行如曾史無由自表見故有志者弗克就烈皇御
極海內浸多故天子奮然思廣厲人材當衡猶牢持故議至
下詔切責之則以二三老悖備員取厭而已洎乎末際名城
大都日墮然後多所推進欲以救時而時事已不可爲矣國
步旣移吏道多端士爭自濯磨以赴功名之會明經往往驟
躋膺仕先是爲先生勸駕者至此怨怒益力先生皆搖手弗

應屬比部兄弟亦顯達愈欲優游林園口性沈善慮從甲申
來感遇傷亂居恒鬱鬱口口痰嗽竟以疾卒已而服除伯子
謁選爲口口口寇伉直以文無害稱奉命口獄山右出國
門口然矢公慎人不敢干以私既至多所平反御史某者關
東士貴倨讓以失出比部峻詞折之御史口果廉迺深相結
用其言蠲罪者口贖數萬免口累晉人大悅仲子亦再刺朔
州清惠鳳往一過其署檣桃門寂有古循吏風計最亦擢司
農郎兄弟鳴騶京師名日高中忌者歸後與友人談及舊政
必流涕曰此先子之志耳先生爲人貌偉岸修目大耳鬢長
八寸無跛立無遷視危坐終日雖盛暑不去衣冠尤諱言人
過失無貴賤姁姁惟恐傷之自奉儉約布袍脫粟以爲常房

無妄御終身不二色好才樂士如騰鳳與山陽范太史正脈
皆被容接恩若子弟因是與比部伯仲登堂互拜稱通家誼
若同胞乳然嗚呼德音不遠墓木已拱鳳也家貧親老瓶罄
罍恥負米不能捧檄不可身世之際惘乎有餘悲焉比部兄
弟力足以養矣而風木之哀霜露之感諸孫繩蟄皆未及見
可不謂痛哉謹再拜稽首而系之以銘銘曰魁磊者邱鬼神
迺兮格人是藏狐兔不敢穴兮嶸嶸者石日月照兮君子是
載風雨不敢暴兮

墓銘

白秋齋墓誌銘

李保泰

國家張官置吏文武分途以營伍錯置州縣中承平旣久橐

弓臥矢文吏操錢穀刑名之重握持權要積勢所趨而武職多不諳文法流品既猥雜率纖屑苟且以自便上官率皆右文以故武階至一二品者往往反出州縣吏下噤不得出聲鮮能傑出以振其職者嗚呼此白公所爲不可及與公諱雲上字凌蒼號秋齋先世著籍山西汾陽世襲指揮有諱用者官豫省王祿營守備勦流寇遂居懷慶之河內是爲公之曾祖生三子長天素次天富次天貴天素以父軍功襲衛守備征噶爾旦有功累加至左都督天富從征早亡無子配張氏青年苦節適天貴生子光顯遂撫爲子光顯隨征西域者七年累功由汝寧守備推陞富賀營都司告歸兩世及本生祖並累贈如公官妣皆贈恭人公世業韜鈴少卽穎異不凡目

就塾讀書時暇則從事騎射以乾隆十五年中本省武舉明年成進士官藍翎侍衛出爲平望營都司陞揚州游擊金山叅將漕標中軍副將以病就醫揚州乞休以卒又嘗署常州游擊督標中軍副將事而在平望揚州最久最著前後皆十年公自以專閫爲武職四方寧謐無戰陳征戍之役許身宣力唯姦宄竄跡江湖小者竊大者盜每爲閭閻患武官緝暴安良麾下兵丁與文職所屬捕役相表裏然窟穴滋久情僞多不可問武官不得與審讞捕役之囊橐爲奸者輒抑揚交搆其間彼此畛域出入低昂而殿罰隨之害切創鉅其不能不與爲委蛇俯仰者勢也而民實陰受其禍公清以厲已嚴以訓卒雅不與地方文吏爲飲食讌游之好通竿牘餽問洞

悉律家輕重比有不取取必科斷如今無得任意上下諸文吏始疑於公之異繼懾於公之介終服於公之明且直兵丁既畏愛之捕役咸屏息縮手常若公之臨之者凡公所治處外戶不閉民翕然交頌其聲迴出文吏上時撫軍陳文恭公制軍尹文端公高文恪公相繼秉節鉞在平望去蘇不百里揚又制軍常所往來者營務中利病得失有所見必告告則無不立報一遇公事相聯間與郡縣有異同者無不遑公議其非公職掌所及盤錯交困輒檄公辦理無不譏然以解三公皆當代名臣識鑒淵密卽公可知矣揚故脂膏地富商大賈厚憑藉以餌當事無不宛轉如志顧獨不能撼公嘗時或謂公迂或謂公矯積久旣孚所以重公者益至迨公之寓揚

也策蹇游行雖三尺孺子無不知公公拊循如家人子胥忘其故官於此者余至揚二年而公歸始識公忘年畧分日益以親每與公追話平生慨然遠望其於濟人利物之懷吐露肝鬲勃勃在眉宇間在漕標時已預保總兵矣病去不果屈指三十載出處行藏之跡及上下古今人物藏否成敗之故皆公所表見一二者惜公之終格於武而不大展也昔唐荆川爲沈紫江敘廣右戰功并撰生壙記公遭遇昇平無戰功足稱述而節操才畧隱然濟美惜無能文如荆川者傳公視世之委瑣庸俗冠進賢號文法吏者相去何啻霄壤耶公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年六十七配韓夫人早世繼張夫人勤儉能佐公以成令名教子皆有法後公十年卒子

二守清雨淮候補鹽運司知事守廉乾隆癸丑進士候選知縣守清等將歸葬公於先塋之次以狀求銘庸次所知者志於幽銘曰

自爲河東世籍嬰崧高維嶽乃鍾英出兼將帥人公卿古者文武本合并後世偏以介冑名文法積久途漸輕惟公卓犖氣崢嶸勳資宿衛尤觥觥熙時衛民斯設兵隨會在晉盜屏營麾幢所至咸安耕飄然竟伴赤松行桐鄉留愛卜前生松楸鬱鬱還先塋盤紆濁河萬里聲祁連想像轟九京後世過者式佳城

論讚

許衡贊元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人行
之麓或判事巾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
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
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古史證
康基面

素水之德得虛之精土宜其性濟瀾其英千年一息靈氣縱

橫秦與漢與日月共榮

白將軍像贊

錢儀吉

將軍姓白氏諱雲上字凌蒼又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辛未科武進士以藍翎侍衛俸滿歷官江南平望營都司揚州營游擊金山營叅將漕標中軍副將以病告尋卒將軍爲政廉勤嘗曰奸宄伺政令之疎密爲伏發兵役又伺長官之誠僞爲勤惰吾不敢耽逸以害民也其用心如此故所至姦盜屏迹其官揚州也十一年揚人思之請祀名宦大吏以聞詔報可時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也二十一年十一月見將軍遺像于新城陳編修所爲之贊曰

洸洸虎臣治世之良受知榕門屢輒江防所蒞載德尤惠于

揚疏渠田登禱澤雨應介士勸學災黎寄命豈獨宵小懾于
軍令嘗聞習射冰指醒情厥功宜祀惟志之果紫光圖形亞
也其可

祭文

爲李懷州祭太行山神文

謹按禮經云諸侯得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今刺史乃古
之諸侯太行實介我藩部險雖天設靈則神依豈可步武之
間便容孽豎豎磅礴之內久貯妖氛今忠武全師河橋銳卒指
賊庭而將掃望寇壘以爭先神其輔以陰兵資之勇氣使旌
旗電耀桴鼓雷奔一麾開天井之關再舉復金微之地然後
氣通作限雲出降祥長崇望日之標永作倚天之柱酒肴在

列蔬奠惟時敢潔慮以獻誠冀通幽而寫抱

爲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某謬蒙朝獎叨領藩條熊軾初臨
虎符適至敢資靈於水土冀同固於金湯况彼潞人實違天
理因承平之地以作巢窠毆康樂之民以爲蝨賊一至於此
其能久乎惟神廣扇威靈劃開聲勢俾犯境者望飛鳥而自
遁此滔天者聽唳鶴以虛聲崇墉載巖巨壑無壅今來古往
永無川竭之因萬歲千秋莫有土崩之勢神其聽之無易我

言

